



尼
山
劫

鄭
証
因
著

鄭證因著

尼
山
劫

上海廣藝書局印行

一九五〇年二月出版

尼山劫八集

實價

(外埠酌加郵匯費)

著者 鄭 證 因

發行人 張 琪

發行所 上海廣藝書局

上海山東中路128弄203室

電話九三六八〇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二號 廣 藝 書 局

經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

目次

- 一、潛入妖宮.....一
- 二、設壇肆虐.....八
- 三、毒施辣手.....一七
- 四、家破人亡.....二四
- 五、泗水殺家.....三二
- 六、智殲妖黨.....四〇
- 七、爆炸妖洞.....四八
- 八、力鬥羣魔.....五六
- 九、惡貫滿盈.....六四
- 十、除暴安良.....七一

尼山劫

八集

鄭證因著

一 潛入妖宮

上集終至夏逢霖，俞平，蕭銘守在東山澗邊，竟是看到了那個萬惡的狄婆子，他領率一般匪黨帶着兩個被擒的人，回轉天妃宮，俞平認出那個女的頗像逃走的女弟子妙珠，不過已經變了俗家裝束，自己也不敢確定准是這個人，向夏逢霖一說，夏逢霖恨聲說道：「看這種情形不會錯，這兩人一進天妃宮就完了，還不定要受什麼慘刑，這班萬惡的東西，這麼造孽，真叫人太難容忍，俞平，我想入天妃宮走一遭，趁着他們現在有舉動，容易找他們露空的地方，我倘若能夠留在那裏，索性就隱匿在天妃宮內，等待動手。」

俞平趕忙說道：「你千萬別這麼冒昧去作，我們裏邊已經有臥底的人，黎明左右，何不暗地偵查動靜，我們能夠和淑梅，妙月再接頭，既可以知道裏邊的情形，也可以告訴他我們已經預備明天晚間動手，要問問他二人是否可以這麼下手覆滅他這座天妃宮？比較着有把握，表叔此時冒然的潛入天妃宮，倘若有假失風不利，也落大家的埋怨。」

鑽天鶴子蕭銘，也在一旁阻止道：「夏老師，你還是暫時忍耐一下，我們等到黎明左右，臥底的人，不會沒有信息，我們就是想早早的淌進去，這可得完全仗着那個妙月，他定能夠給我們佈置隱匿之所，只要我們得到了確實的信息，我們也得把信息送到後山，好在事情就在眼前，夏老師，到時候我願意陪你一同先淌進去，我們設法入天妃宮，保護王太沖老師

，我在夏老師面前可不是放肆，別的本領雖說沒有多深的造就，就看眼前這班出入的人，連那狄婆子算上，輕身小巧之技，我也不會走在他們後面。」

夏逢霖被他們阻止着，但是自己終認爲到了動手再行淌入天妃宮，事情非弄毀了不可，就連那個已經成爲他們心腹的女弟子妙月，他對於天妃洞另一條祕密道路，始終不知道，那裏守着一個最厲害的惡魔岳鳴霄，王太沖的命恐怕不易保了，尤其幾個首惡的妖黨，也容易脫身逃走，自己認定了總共早進天妃宮設法監視住了妖黨們的舉動，到了動手時，給他個猝不及防，先行下手，把王太沖保住了，不致被他們殺害，也不致於叫岳鳴霄，柳雲娘等脫身逃走，夏逢霖在遲疑不決之下，忽然天妃宮的東牆頭，一連竄出三個人來，一直的撲奔抱月峯前，如飛而去。

在他們從牆頭翻出來，也沒向附近一帶打招呼，這三條黑影，剛離開天妃宮的廟牆附近，可是靠貼近廟牆一帶，由南往北，連續的發着輕微的響聲，夏逢霖等聽到這種聲音，知道這次是裏邊出來的人，向附近埋樁下卡子的妖黨們遞暗號，更辨別出完全是從牆頭向下打，並且是由東北角起往南，一聲一聲的打出極輕微的東西，一直到十幾丈外，這一帶就沒有發出回聲，接牆頭開路的暗號，跟着牆頭上黑影一棍，從一棵大樹旁飛縱下一人來，往下面一落，身形已經伏下去，可是靠着牆邊的一棵樹帽子，枝葉上起了輕微的響聲，這個人的形跡可不好辨別了，他完全隱蔽在極黑暗的地方，夏逢霖等隱匿的地方，決不會被別人發現，現在是靜以觀變，可是跟着鑽天鶴子蕭銘，把夏逢霖衣服扯一下，把嘴湊到夏逢霖的耳邊，附耳低聲的說：「夏老師，大約是我們的人，你聽他所發出的暗號，完全向樹帽子，和草梢上

打，大約不是淑梅就是妙月。」

果然這種輕微的聲音漸漸的往東移動了，一直的竟撲奔東山澗這邊，此人身形很快，很謹慎，夏逢霖也辨別出，不錯，是自己人了，趕緊順手在地上拈起幾粒石沙，一振腕子，順着草梢平打出去，一連打出兩次，已經看見這條黑影循聲撲過來，夏逢霖趕緊的又連續用小石沙往自己停身附近打出兩次，這條黑影倚着身軀，輕輕一縱，已到近前，噓的吹了一下，夏逢霖趕緊也接着往一處湊，夏逢霖在黑影中辨別出一個道姑裝束，俞平趕緊向前輕輕一縱，口中也噓的吹了一下，雙手攏在口邊，用很低的聲音招呼道：「你到這裏來，留神，腳底下是一片淺溝。」

這個道姑並不答應，仍然矮着身軀，到了近前，往地上一坐，低聲招呼道：「你們這裏有幾個人，那位卜老師在這裏麼？」俞平趕忙的答道：「你可就是法名妙月，藍小翠姑娘麼？我就是逃出來的那個木工，卜老師回後山了，這裏的人，卜老師已經和你全說過，現在我們是三個人，一個就是我表叔夏逢霖，就是我身邊這位，那一個是天龍八掌楊老師的徒弟蕭銘，小翠姑娘，你怎麼這時能夠出來？」

這個小翠此時仔細把眼前的人辨別一下，向夏逢霖招呼道：「你是夏老師傅，現在我們沒有說開話的工夫，不客氣了，我也是想不到的機會，現在事情可已經萬分緊迫，他們似乎得到什麼信息，情形是十分慌張，已經在嚴厲佈置，不過他們犯罪的證據是無法消滅，從昨天起，他們派出許多人去，最可憐的是那個逃走的妙珠，終被他們擒回，還被他帶累進一個人來，這種情形恐怕於我們的事有利有不利，大約這個妙珠逃出天妃宮之後，因為他們派出

的人手段厲害，追趕的緊，把他們估測準了的幾條道路完全派人守住，並且他們利用一心遺的一班鄉愚無知的人們，爲他搜索這個逃走的人，更兼那個狄阿婆，他是非把這個人要回來，決不放手，這個妙珠他竟落在泗水縣，詳細的情形，我還無法探查，這個妙珠他也是破出死去要覆滅天妃宮一千妖黨，他投奔的人，竟是泗水縣衙門口一個辦案的能手，這個人姓修名英，可是算被妙珠害了他終身，這個人也不易活，一進天妃宮，已經把他兩條腿弄成殘廢了，他們是要取供，認爲妙珠投奔了這種人，必然是對天妃宮也要用辣手，所以現在非追出真情實況不可，這兩個人在還沒死，可是他們認定妙珠是三陽赤火道從創教以來，第一個叛徒，那個三陽道祖岳鳴霄怒極了，看他們情形必要開大壇，懲治這兩個人，得到了實供，用慘刑處治，爲的是殺一警百，並且現在把後山的這班黨徒大約全派出去，叫他們一直的往北搜索後山各處隱秘之處，現在他們不知道究竟作何打算，據我聽到他們祕密聚議，要封鎖整個的尼山，現在他們倚仗着曲阜縣作他的護符，把南北山完全放火燒山，叫任何人在這一帶無法停留，不過現在因爲散佈出去的人，一時還調不出來，天妃宮裏邊的人，全不能派出去，最遲也就是一兩天的工夫，按方才我聽到那狄阿婆跟我本身不共戴天之仇的沙婆子，他們暗中商議，給這兩個被擒的人先服下藥去，把他們精神氣力要恢復一下，可是這件事必須要耽擱今夜一整夜的工夫，那麼他開壇審問，必然是要在明晚，我認爲這正是我們下手的機會，到時候，除去天妃宮內四下把守的人，所有他壇下重要的人，必然要全聚集大壇，我們的力量倘若預備得可以下手了，萬不能再放過這個機會。」

夏逢霖忙答道：「事實上也不會再耽擱下去，我們想不動手，也不成了，照眼前這種情

形看來，稍一遲延，就要落個無法挽回的結局，最要緊的是他們萬一因爲風聲不好，離開了尼山，那可就毀了，藍姑娘，我有一點事要求你，我想早早的入天妃宮，天妃洞這個隱祕的所在，我必須淌進去，我告訴你，我和你不共戴天的仇人，正是一個人，就是那沙婆子，無論如何我不能叫他再逃出手去了，我要貼近了他，到時候好先行下手，我得把他心挖出來，我一家人死得過慘了。」

小翠道：「夏老師，我可沒有多大的工夫耽擱，我是奉命巡查天妃宮四週的圍牆，他們現在可全入了天妃洞，不過很快的就能出來，這一帶潛伏的匪黨，決不是一個沒有，這麼大的地方，現在大約最多有兩個人，其餘的人全撲奔後山去搜索，夏老師你真個的想入天妃宮，那麼你可以跟我走，不過現在你只能進去，絲毫舉動不能發動，但是你可得受一天一夜的罪，你估量一下，不過你若能等到明晚，我很有機會帶你入天妃洞，夏老師你自己忖量一下。」

夏逢霖趕忙說道：「藍姑娘，你能找到我隱身之處，漫說一天一夜，我這些年那一時不是在地獄中呆着，我能等的了。」小翠道：「今夜的情形他們決不會開大壇，他們已經打發出人去，一面是探查兗州府的舉動，一面是召集散佈開的黨徒，他們人一全回來，只有正式動手時，撲進天妃宮，那是和妖黨以武力相拚，沒有什麼困難，可是要事前混入天妃宮內，只有這個時候。」

俞平一旁答道：「藍姑娘，我也跟進去。」小翠道：「不成，隱身的地方只能容一個人，並且這裏還得隨時等候我的信息，並且後山是否完全預備好，明天晚間定規好了動手，彼此可不能誤事，楊老師韓老師既然已經吩咐過，天明前就能確定明晚的事，在天快亮時，我

還得知道這個信息，並且這半夜的工夫，我也能再偵查他們一切的舉動，這樣在天明前，我們互相交換信息，彼此全不致於悞事了。」俞平只好答應着，小翠向夏逢霖道：「夏老師，你身邊可帶着乾糧，跟解渴的東西，我把你帶進去，沒有適宜的機會，我就無法接近你，只有到了明天晚間，你才能活動，因為明天一白天，他們也不會有舉動，天妃宮還應着一件作道場的事情，所以一切事必須到明晚起更後，這樣時間很從容，彼此全不致於悞事了。」俞平，蕭銘全在向夏逢霖囑咐着，千萬要謹慎，此去倘若把形跡敗露，你陷身妖黨之手，非死在他們手中不可了，外邊的人無法接應，裏邊的人，也沒有力量相助，千萬要隨機應變的保持這一天一夜的工夫。」

夏逢霖哼了一聲道：「你們不用替我擔心，我夏逢霖咬着牙忍受了這麼多年，我居然從萬般苦難中活下來，我焉能輕舉妄動的害了自己，對不起死去的一家人。」小翠道：「夏老師，咱們走。」夏逢霖此時毫不遲疑，隨在藍小翠的身後，全是蛇行着往天妃宮東牆下竄過來，藍小翠很快的撲到東牆下，夏逢霖也跟上來，小翠叫夏逢霖在牆根下略停一停，他頭一個翻身翻上牆頭，在大牆上他先往南北兩邊來回的查看了一下，更在牆頭上面連續的向大牆附近打出一把黃豆，爲是試一試在天妃宮埋伏守衛的兩個黨羽，過來沒過來，下邊毫無動靜，他才在牆頭上輕輕的用灰片打下牆根，夏逢霖一個旱地拔葱，騰身躍起，雙手擄住牆頭，小翠一伏身低聲告訴夏逢霖，趕緊翻到牆裏，往牆根下落，順着夾道往北轉一下，貼近小房邊，不要動。」

他自己順着大牆嗖嗖的一連幾個縱身竄出去，他把附近一帶先巡視了一週，此時那妙曇

正從西面天妃殿那邊轉過來。小翠趕忙迎上去，向妙曇招呼：「師兄，阿婆還沒出來麼？現在外面防守的可過於力量單薄，我們圍着大牆要多轉兩週才好。」這個沙玉嬌對於小翠，現在毫不疑心，忙答道：「阿婆還有一刻耽擱，大師也在這麼囑咐，現在人不敷分配，叫我們加緊防範，巡查四週，更要注意着天妃宮外附近一帶，好，咱們不要停留在一處，我從後面往東牆那邊轉去，咱們到山門那裏會到一處，再轉回來。」這個沙玉嬌說罷，立刻撲奔北牆，從天妃樓後轉過去。

小翠在配殿的屋頂上，向東張望一下，他趕緊翻到東北角這裏，向夏逢霖一打招呼，跟隨他從這段夾道轉過來，穿過一座小院，從東配殿後月洞門旁，貼着山牆邊往前張望一下，小翠向夏逢霖的耳邊低聲說道：「夏老師你看，這天妃殿殿門口，高懸的那塊大匾，那就是你停身隱匿之處，是一個極好的地方，誰也不會注意，你就趕緊翻到上面去，我有了機會，得到什麼信息，必來告訴你，時機很難得，手腳上可要輕着一點。」夏逢霖略一相度形勢，果然是個極好的地方，在大殿探出房簷下，格扇的上面，五六尺寬的這塊大匾，足可以容身。夏逢霖往山門這裏騰身一縱，竄到山牆旁，很快的竄上月台，貼着房山角一轉，已到了格扇前，這裏是最黑暗，因為前面探出五六尺的廊子，大殿的格扇縮進房簷子裏面，這個地方陰沉黑暗，夏逢霖一聳身到了門當中，輕身提氣往起一竄，抓住了這塊木匾的旁邊，試了試，非常的堅固，身軀往上一翻，已經到了大匾後，自己可是十分小心着，不叫他帶出一點聲息來，仗着這塊匾下口是搭在格扇的上面，一個彩畫的橫樑上，這樣就是上面有些灰塵，也漏不下去，全被橫樑接住，身軀掩藏好，試了試，就是到了白天，也能向大殿前，和左右

月台下張望

小翠那裏已經趕緊退去，夏逢霖隱身在大匾後，但是這個罪也夠受的，這多半夜的工夫，小翠始終沒到這裏打招呼，直到天快亮了，小翠他竟是帶着曾淑梅從後面出來，到了天妃殿把格扇推開，他們進得天妃殿後，立刻按着平常的功課來收拾打掃佛殿，在月亮後全得收拾齊整，上頭一遍香，這時小翠却令曾淑梅收拾着神案，側着身子監視大殿外，月台前一帶，他這樣手底下操作着，絲毫不帶痕跡。

小翠却趕緊的，轉到迎面的格扇門旁，貼着格扇裏面往起一聳身，抓住了靠着門的一根畫棟，身軀縳在那，正好貼近前簷，格扇上面也是一排橫窗，靠當中橫窗外面就是那塊天妃殿的大匾，夏逢霖是早看見他們二人進了天妃殿，不過裏面的情形自己看不見，上面橫窗全糊着紙，在這種地方決不能隨意的破壞大殿前的裝設，那個狄阿婆和沙婆子，他們眼底下一點異樣，就瞞不過去。

一一 設壇肆虐

小翠在低聲招呼：「夏老師，你聽着，可不要動橫窗上的紙，從大匾上注意着東西兩邊的月洞門，和前面鐘鼓樓一帶，方才我在東北角廟牆那裏，已經又看到了蕭銘和俞平，弟兄兩個，現在後山已經把信送到，所有的人全到齊了，准在今晚動手，可是要等待我們裏邊的信號，這些事我全能辦到，我們動手時，每人胳膊上有一塊黃布作標記，那個妙珠跟被擒來的那個姓佟名英的，他是泗水縣的大班上人，這個人命雖則不易保住，或者事情就許湊合到

一處，泗水縣的人，恐怕跟着就要下來，這件事於我們有利無害，但在可能下，我儘要保全這兩人的命，他們在今夜的晚間，必然要開大壇審問這兩個被擒回來的人，我估量着這種舉動必在天妃洞內，倘若他們要是在天妃洞內開壇，我能夠早早的把夏老師帶進天妃洞，到了緊要關節的時候，那時由我發動，夏老師能夠早早進去也好，出其不意，猝不及防的在裏邊動手時，當時想往外救這班人，可不容易，只好把他們掩護在一個安全石洞內，那個王老師，現在傷痕已好，不過仍然是裝着病，到時候或者還許能動手，就是不能動手，也能保護自己，好在裏外同時發動，這一班妖黨他們必不敢在天妃洞內再停留，並且我們也有方法不容易在裏面停留下去，東昌府被擄劫來的那個花炮匠劉春，已經暗地預備了逃走的方法，不過已被我阻止住，他是沒本領的人，並且手底下的東西也沒有那麼大力量，可是現在我們抄辦天妃洞時，正可用他的幫助，他已經隱藏了許多火藥，到時候，他要把他被囚禁的那個石洞炸開，這件事雖則沒有大用，可是在我們動手時也很有利，我暗中相度地勢，大致花炮匠劉春，所囚禁的石洞一帶，完全在天妃宮後，這樣天妃洞只要破壞一處，祕密就算揭穿，這班妖黨必然要拚死命的逃出尼山，可是外面的人，已經全佈置好了，決不會叫他們再走脫，天妃宮到時候或許被火焚燒，可是天妃洞僅壞破他一處，其餘的全留下，也正爲得捉這一班妖黨有利的殺人證據，裏邊一切罪惡的痕跡，他們是無法消滅，總門戶那邊有俞平帶領人，只要一攻進來，立時能夠破壞，不過明知道他們還有出路，可是動手時，我們的人不趕緊從這裏入天妃洞，妖黨們一個個全是綠林中極厲害的人物，我們得力的人不全撞進來，我們這幾個臥底的可就十分危險了，動手的情形大致是這樣，不過到時候看情形發動，現在不能預定了，

還有俞平要利用他那面三陽赤火道的「生死牌」，先行闖天妃宮，我認爲照他那麼作，不利於我們現在的情況，我已把生死牌要過來，晚間動手前於我就許有極大的用處，事情已經決定這個樣，決不再更改，我們到今天黃昏後，或許跟已經濟到天妃宮附近的人接頭，不過在二更左右，外面的人可要先下手，把散佈在天妃宮四週的匪黨們全收拾下來，不然我們的人，貼不近天妃宮，裏外同時發動，容易悞事，晚到一步，就有一步的危險，這是必然的。」

夏逢霖聽到事情已經決定這麼下手，全身的血幾乎全沸騰起來，不由咬着牙低聲答道：「好，我全知道了。」小翠還要說話時，夏逢霖趕緊把上面的木板壁用指甲輕敲了兩下，東月洞門那裏已經有輕微腳步之聲，小翠趕緊飄身退下去，東邊月洞門那裏，正是那個沙婆子走出來，小翠和曾淑梅兩人全收拾好，小翠招呼着淑梅一同把拜墊提起來，拿到殿門外，把上面的土拍了幾下，沙婆子站在月台前看了看，沒說什麼，轉身走去，小翠帶着曾淑梅去收拾後殿，這一天有本城的富商在這裏建道場，夏逢霖算受了一天的活罪，這一天真是度日如年，好容易盼到日色西沉，自己好比待死之囚，遇到了大赦一樣，可盼的天黑了。

今天道場散得也早，沙婆子和狄阿婆帶着一班女弟子們收拾了前殿，跟着把山門緊閉，山門一閉後，他們把前面的配殿全上了鎖，大殿內一切的燈火全熄滅，僅留一盞神燈，天剛黑下來，狄阿婆沙婆子兩個人連續的飛登屋頂，更翻上鐘鼓樓，四下裏張望查看，情形是很緊張，夏逢霖這時在大廳後面可以隨便張望了，自己也真是提心吊胆，恐怕自己這班人，一切的行動，被他們早早發覺，跟着在最後從鐘鼓樓上翻下來，這兩個老怪物全向後面走去。

這時已經起了更，從天妃殿一直的到山門一帶，冷清清，靜悄悄，小翠是始終不見了，

只有那個會撒梅，先前還在天妃殿前一帶轉了兩週，後來他也從西邊的小門退去，又沉了一刻，那個妙清大師竟是從後面出來，他往前面轉了一週，趕到他回來時，幾乎把夏逢霖吓出了聲，自己正在撒背後的刀，因為這個妙清大師，他上了月台之後，往前緊走了兩步，一簞身，竟是縱起，夏逢霖真疑心他是往大匾這裏撲來，那知他翻上屋頂，夏逢霖弄了一身冷汗，自己靜靜的側耳細聽，可是這種殿頂上是不易着足的，脚步的聲音是一些聽不見，可是耳中聽得上面似乎有人在低聲講話，有房簷子擋着，說話的聲音似乎到了房脊附近，一個字也聽不出來，跟着看到從大殿頂子上面，偏着西邊的房簷子角，嗖嗖的兩條黑影落在月台下，跟着全是用旱地拔葱式，往東面殿上縱去。

夏逢霖雖則只能望到他們背影，可是從他們身形打扮，跟背後所搯的兵器，看出這兩個分明是男的，自己在這裏隱匿一天一夜，始終就沒看到一個男的在這裏出現過，這兩人翻上配殿之後，越過前坡，身形隱去。

就在這一剎那間，夏逢霖突然聽大匾旁邊，噓的輕吹了一下，夏逢霖全不知道這小翠什麼時候從下面翻上來，自己趕緊把頭探過來，小翠用很低的聲音說道：「剛過去的兩個人看見了麼？你趕快隨着我往殿後轉。」小翠已經一飄身落到下面，夏逢霖趕緊把背後刀按了按，自己也從大匾的旁邊身形翻下來，抓住大匾邊子一飄身落在格扇下，小翠緊貼着格扇，說了一個快字，他輕輕一縱，已經轉過山牆邊，夏逢霖是跟蹤隨在他背後，貼着山牆這裏往後轉，小翠是毫不停留，腳底下緊縱，只有起落帶着風聲，腳底下是一點聲音沒有，一直的撲奔後面這座天妃宮的亂墳。

這裏也是黑沉沉沒有人跡，一直的到了牆角邊，小翠領着夏逢霖順着這天妃宮的後殿東山牆轉過去，拉開一個極矮小的房子小門，夏逢霖閃身進了裏面，這裏面黑沉沉的任什麼看不見，小翠跟進來，抓住了夏逢霖的一隻胳膊道：「你多呆一刻，也就辨別出屋中的情形了，別亂動，這裏面是堆滿了傢具。」跟着向夏逢霖道：「你接着這是一件衣服，沉一刻你自己把他穿好等待，旁邊大殿內那座神壇靠神龕旁黃幔帳內，東西兩面有七層木台塔，老師傅，你是多年的老江湖，你可千萬放沉重了，我帶你走時，你只管跟隨我走，不用答話，他們也不問你，只要到了裏面時，向守門的用左手向胸前一橫，略一俯身，裏面可是十三層台塔，不要慌張，沒有事，只要你腳下留着神，腳底下不出差錯，決不會有人疑心，但是我們可說在頭裏，萬一不幸在我帶進你去的時候，碰到了那兩個老怪物就算完，那麼可只有立時動手，你可得破死命的拚，我好放信號呼應外面的人，攻進天妃宮，不過這是不得不防備，以我所看到的情形，或者不會就這樣失敗，這裏是沒人來，你放心等待，我先去了。」

夏逢霖只有仔細聽着，也不便問了，小翠是閃身出去，像夏逢霖這樣人，他在江湖上這些年來，更得到擒龍手李庸，海燕子石奇，師徒二人好幾年的工夫，什麼事全教到了，所以在這種時候，小翠寥寥的幾句話，可沒有工夫再細說別的，趕到小翠走後，工夫就得略大，辨別出這小屋中的情形，果然這屋裏桌椅什物，全堆得頂了房頂子，只有門邊和這屋子當中有一段人走的道，不留神碰在那裏，就能發出響聲，夏逢霖把屋中全看到了，把手中這件衣服抖開，自己就明白了，這是妖黨們所用的服裝，不過這種衣服作得個別，連衣服帶帽子，全連在一處，自己仔細看了看，不敢耽擱，趕緊收拾，因為個人帶着兵刃暗器，必須把他重

繫綁好了，才可以闖進那個秘密門戶。

夏逢霖把這件衣服穿上試了試，雖則比自己的身量還小些，可也將穿上了，連上面的帽子套上後，只露出兩眼來，這樣一來，自己的面相全掩藏在衣帽內，若不然個人這種相貌，就是在黑暗中，也容易被人辨別，夏逢霖悄悄在這裏等待着，工夫過了很大，門邊有輕微的響聲，跟着風門一開，小翠走進來，低聲說：「預備好了，現在天已經將近二更，把氣沉下去，跟我走，放心不致有差錯。」夏逢霖低聲答了個「好」字，小翠又說了聲：「等一等。」他轉身走出去，向外面張望一下，立刻向屋中探着身子說了個「走」字，夏逢霖隨着他出了這小屋，貼着山牆這裏轉過來，後面這座亂壇大殿，格扇門也掩蔽着，小翠到了大殿的門旁，把旁邊一個雲板輕敲了一下，聲音極小，他跟着把格扇門輕輕推開，走進裏面。

夏逢霖跟隨他也進了殿門，小翠仍把格扇門掩蔽，夏逢霖看到這個高大的神殿，靠迎面兩丈遠，有一座木台，四週全用黃幔帳圍起，裏面從殿頂子懸下來一盞大琉璃燈，燈焰燃着，殿裏面陰沉沉，可是能辨別出一切來，看着這裏面空洞無人，小翠頭裏走到木台前黃幔帳外，向着黃幔帳俯了俯身，頭一個走上木台，把黃幔帳一分，夏逢霖趕緊也用手擦着黃幔帳的一邊，走進裏面，迎面就是亂壇，和陳設的一堂五祀，在這沙盤後面，離開丈餘，一座高大的神案，小翠站在亂壇前仍然向着迎面一拜。

夏逢霖此時看到迎面的高大神龕，神龕是空着，自己此時平心靜氣，注意着眼前的形勢，所有這裏一切，要全記清楚了，小翠此時已經向沙盤旁神案的東邊轉去，夏逢霖腳底下十分小心着緊隨在他身後，轉到神案旁，這裏單掛着一層黃綾子的圍幕，當中的神龕雖也被遮

擋，可是神龜頭裏也高懸着一盞神燈，從外面全能看得見，小翠從東邊把這個團幕一掀，往裏走，夏逢霖剛跟進來，眼前已經看到那個木台塔，這裏邊可沒有多大的地方，小翠剛往前一邁步，從那木台塔後，閃出一個青衣人，也是看不見面貌，一口青光閃爍的利劍，向小翠的胸前遞過來。

小翠只是脚步一停，把道袍一撩，從衣襟邊扯出一個古錢，往寶劍上輕輕一碰，更舉着這個古錢搥了一下，這個黑衣人撒劍抽身，往木台塔旁退回去，可是叮咚的後面響起三聲引磬，小翠很快的輕着脚步，沿着木台塔走上這座高大的神案，他到了這個木龜前，用他那個古錢，向木龜邊上敲了三下，這座木龜的後背，立刻輕輕的轉動，小翠頭一個走進神龜，夏逢霖跟隨着他從這神龜的左邊轉開的這一扇木門走進來，跟着這扇木門仍然掩閉，裏面也是陰沉沉的，不過略辨形跡，小翠那裏，依然被兩口劍逼住，可是他照樣的用那古錢向劍上一碰，這兩個跟着撒劍，小翠一躬身，夏逢霖也照樣的左手向胸前一橫，一俯身，這兩個持劍的黑衣人，向左右退去。

夏逢霖雖則是這些年奔走江湖，武功本領，經驗閱歷全有了，但是到了這種地方，自己心頭也是騰騰跳個不住，這種行徑是險到萬分，現在是完全跳到虎口裏，可是那小翠却鎮定如常，他連頭也沒回，順着前面的台塔走下去，夏逢霖是早被他囑咐過，數着台塔的數目，跟着小翠已經到了下面，眼前地方略爲寬大，有兩丈見方的地方，可是這一段特別黑沉沉，不過在石頭牆上點着一石槽綠汪汪的火焰，顯得附近一帶陰沉沉加入鬼境，往前走就是一段黑沉沉的長夾道，走在裏面，不過略微辨別出兩面的石頭牆壁，小翠此時腳底下快了，可是

極輕，一點聲息沒有。

從這段長夾道走過來，往前面一轉，方向似乎變了，可是小翠身形一停，緊往夏逢霖的左肩頭一靠，低聲說：「你記住了，眼前轉過來的地方，靠這石牆角那個木門，就是那劉春囚禁的地方，現在走的這一條夾道，一直的過去，就通着王太冲囚禁的石洞，你早把他記清，免得臨時動手張惶失措，現在你到這天妃洞的主壇外，這是你把守的地方，因為到開壇時已近，這裏誰也不許和誰答話，今夜的人，調進來的六個全不是常到洞中來的，因為我值壇，守護壇外的道路，有你們值差把守，一句話不用說，回頭我把寶劍給你時，你只擊劍把守，大約不到我們動手的時候，不會有人出來了，我今夜算是破死命這麼作，好在死期已近，什麼事不怕了，護壇的人，完全由我給調換了，他們萬也想不到我會鬧這個鬼，早早告訴你，怕你有什麼損心懷疑，走，前面你可以看到他開壇的一切。」

夏逢霖是一句不答，只有打算自己的事，相度眼前的形勢，小翠一個年輕的姑娘，陷身妖黨之手，殺了他父兄，破壞了他貞操，和自己的情形是一樣有血海冤仇未報，可是他終歸是年輕的女流，竟有這般胆量，我夏逢霖應付這個生死關頭，不拿出些手段來，我太對不起這個姑娘了，容他吩咐完，只把頭點了點，小翠領着夏逢霖往前走，出來有四五丈，往右一轉，這裏已經有一個黑衣人執劍把守，小翠把身邊的古鏡亮了一下，夏逢霖雖則面貌掩蓋着，可是兩眼連鬚也不看，從這人面前走過，小翠領着一直往裏走，出來沒多遠，前面已然看見一個石洞門，鼻中更嗅得一股極濃烈的梅檀香氣。

這個洞門內，兩三丈外，垂着一個黃幕，靠黃幕前，左右站着兩個青衣道姑，小翠領着

夏逢霖一直走到這個洞門邊，他向着洞門俯身一拜，夏逢霖也跟着他身後照樣的向這洞門行禮，小翠跟着一轉身，用手向洞門邊一指，夏逢霖側着身子往後退，就站在洞門旁，小翠跟着走進洞門，他沒往裏走，很快的從裏面提出一口利劍來，遞給了夏逢霖，夏逢霖提着劍挺立在這裏，臉雖則向着對面的石壁，好在蒙着臉的這個黑帽子，就是微把臉偏一些，也看不出來，兩眼可以看到洞內了。

裏面靜悄悄聽不見聲息，等了工夫不大，聽得裏面雲板聲，聲音很長，緩緩的敲起，一連敲了十二下，只見那個站在左邊的道姑，竟把那黃幕從當中一分，右邊那個也伸手接住，兩個人徐徐的把這黃幕分開，往兩旁掛好，成了八字形，這才看到這個石洞內，越往裏越寬，裏面擺着香案，爐中的香烟繚繞，桌案掛着黃緞子的圍子，在桌案後面設着兩個座位，這兩個座位很高大，上面也蒙着黃緞子繡金龍的披靠，在這香案兩旁，站立着四名道姑，全是和小翠一樣裝束，青道袍青絹包頭，項掛佛珠，腰繫絲織，背插寶劍，肅然侍立在兩旁，連前面黃幕旁的兩個共是六個人，迎面的兩個座位此時還空着，在座位後，還有一層黃幔帳，跟着裏面雲板又連敲了九下，裏面那個黃幔帳徐徐展開，只見後面一座雲床上坐着兩人，左邊的是一個穿着道袍，赤紅臉，凶眉惡目，頭挽着髮髻，穿着一件藍色道袍，腰繫絲織，下面白色高腰襪子，青色的雲鞋，看他年歲總在六旬以上。

夏逢霖對於這個人雖沒見過，以眼前的情形測度，這分明是三陽赤火道的道祖岳鳴霄，右邊坐着一個也是一身道裝，頭上罩着青包頭，生得面貌十分秀麗，這個人分明是以天妃聖母來欺騙山東六府黎民百姓的妖婦柳雲娘，這個女人據說是已經有四十多歲，可是現在看他

這種面貌，也就像三十多歲的情形，坐在雲床的右邊，看着那麼一派的莊靜，誰也不會想到這麼一個秀麗的婦人，更是身入佛門，他竟會那麼凶淫萬惡。

三 毒施辣手

在雪板連聲響着，這個三陽赤火道道祖岳鳴霄，跟柳雲娘這兩個人同時站起，侍立在香案兩旁的四個女弟子，全是俯首躬身在迎接着，這兩人到了香案兩旁，並不落坐，全往兩邊一站，那個柳雲娘却向旁邊的女弟子說了聲：「請阿婆們入壇升座。」這時藍小翠竟是一轉身，向上面一拜，立刻緊走出洞外，他却向這個夾道左邊轉去，可是他所去請的人已經走進來，把守在夾道口的那名青衣黨徒，把手中的劍往起一舉，雙手捧着劍柄，一躬身，從外面進來的竟是狄阿婆沙婆子這兩個怪物。

他們此時也換了打扮，每人也是一件青色的道袍，頭上罩着青包頭，那名匪黨向他行禮時，他兩人不過微點了點頭，連看也不看，夏逢霖自己已經注意着夾道口他們的舉動，此時狄阿婆，沙婆子被藍小翠領引着，到了洞門口，夏逢霖也學着前面人的舉劍行禮情形，向他們俯身致敬，狄阿婆跟沙婆子已經走進洞門，平時他兩人在天妃宮中，不過是兩名道婆，在天妃宮內管着收拾洒掃零碎的事情，此時在天妃洞內才看出他們在三陽赤火道中地位很高，道祖岳鳴霄，聖母柳雲娘，在這兩個老婆子走進香案向上行禮時，岳鳴霄柳雲娘也是極恭敬的俯身答着禮。

那個岳鳴霄首先發話道：「阿婆時辰已到，我們可以開壇了。」狄阿婆答應了聲：「謹

遶道祖之命。」這時那聲韻悠長的雲板還在一聲一聲的敲着，狄阿婆伸手從神案上拿起一束香來，他把這束香雙手捧着，口中還不住的唸着，也聽不出他唸的是什麼，在神案前像道士們拜壇一樣，在神案前踩着七星步，轉了一週，這枝香有二尺多高，上面的紙早已去掉，上下全用紅絲繩繫着，這時他往神案前當中一站，他把這枝香往一盞神燈火焰上一探，要是在平時點這種香，總得在燈火上點很大的時候，才能把香燒着，這個狄阿婆此時竟是把這枝香在燈焰上一擱，只聽得哧的一聲，狄阿婆趕緊把這枝香一揚，香頭上爆起一片火花，這枝香立刻就竄起尺許高的火苗子，隨着火苗子散佈開一片青煙，像雲一樣停留在神案上，徐徐地往上升起，夏逢霖離着這麼遠，鼻中立刻嗅到一股子極濃烈的香氣，夏逢霖知道他們這又是弄的一種手法欺騙人，此時狄阿婆他把這束香舉着，連拜了三次，他可是不往爐中插，微把身軀偏了偏，把那枝香向聖母柳雲娘一舉，柳雲娘從神案後轉過來，把這枝香接過來，他雙手舉着，面向着神案，口中却喃喃地祝告着，也連拜了三次，這束香這麼燃燒着，可是靠香頭六七寸處，已經燒紅了，香頭炸開，像一朵極大的菊花，可是絕不往下落灰火。

這時他把這束香向着岳鳴霄一舉，口中在說着：「請道祖上香慈悲。」那個岳鳴霄也從香案後轉過來，從柳雲娘手中接過來，此時雲板聲響得緊了，這個道祖岳鳴霄口中也在祝告着，把手中的香連舉了三次，插向爐內，狄阿婆跟柳雲娘全站在他身後，那岳鳴霄此時已經向着神案叩拜，狄阿婆跟柳雲娘全在他身後邊，也隨着行禮，叩拜已畢，站起來，岳鳴霄却轉向狄阿婆說道：「請阿婆升座。」狄阿婆却在俯身答禮道：「還是道祖慈悲他們。」岳鳴霄，柳雲娘一同由神案兩旁轉過去，在那兩個高座上落坐，此時有兩個女弟子在神案的兩旁

，單設了兩個坐位，狄阿婆，沙婆子，也跟着坐在了神案兩邊。

此時雲板聲已停，三陽赤火道道祖岳鳴霄，從神案上拿起一個朱紅色的木牌，把這面木牌一舉，口中說道：「帶叛徒妙珠，惡人修英聽訓。」這時仍然是妙月他緊走向神案前，向道祖岳鳴霄一俯身，口中說聲：「遵諭。」他把木牌接過來，轉身向石洞外走去，此時這個神壇前後，靜肅異常，工夫不大，夾道外面一陣脚步響，頭裏正是藍小翠，後面是兩個道裝背劍的道姑，兩個人架着一個面色慘白，頭髮散亂的姑娘，身上穿着藍粗布的衣服，走到洞門口時，夏逢霖已然看出他衣服上有許多血跡，看情形這姑娘，至多只有廿歲，雙眉緊皺，咬着牙，瞪着眼，滿面怒容，絲毫沒有懼怯之意，後面是兩個青衣男匪徒，也是只露着兩眼，看不見面貌，兩人却搭着一個男子，這個年紀也就在四十多歲，不過現在他臉上的神色，太難看了，一點血色沒有，兩眼緊閉着，被他們搭進洞內，後面跟隨正是那主持天妃宮的妙清大師。

夏逢霖好生憤恨，這個男的分明是被妙珠連累的，狄阿婆，把他從泗水縣捉來，已經被他們弄殘廢了，這羣萬惡的妖黨們，無法無天，若要是趕緊把他們消滅了，將來他們不知要害多少人，他們進得洞去，頭裏兩個道姑，把那個妙珠按得跪在神案前，後面兩個青衣匪徒，把搭着的人，放在了妙珠的旁邊，叫他坐在地上，此時侍立在兩旁的四個女弟子，全一抬手把背後搭的劍撤出鞘來，那個妙清大師他向着上面道祖岳鳴霄，聖母柳雲娘行過禮，更向坐在兩旁的狄阿婆沙婆子一拜，他就退向神案旁。這時柳雲娘柳眉一皺，杏眼一翻，向下面嗚叱道：「妙珠！你還想到會這樣重返天妃宮，來見我麼？萬惡的東西，你的胆量也太大

了！你敢背叛三陽赤火道，出賣我天妃宮，你認爲逃得出我的掌握，勾結這般惡人，想把我三陽赤火道，從你手中覆滅了麼？你有多大的本領，敢起這種惡念，妙珠，天妃宮所有我壇下的弟子，誰全可以這麼作，只有你這個東西，不止於是我壇下的弟子，對你還有恩收義養之德，你敢起這種萬惡的念頭，天地難容，祖師爺也不會叫你這叛徒逃出手去，你還不把你受何人支使你這麼作，你把真情實話講出，是你的便宜，你是在我三陽赤火道下受祖師多年慈悲的人，我們的道規，你知道得清楚，像你所犯的這種罪，應該受什麼慘刑，你只要跟何人勾結，從幾時起的這種惡念，逃到泗水縣這個姓修的是你什麼人，你打算用什麼手段來毀滅我這天妃宮？實話實說，我照樣能慈悲你，叫你少受些慘刑，你想一死了之，那是妄想，妙珠，還不快給我講！」

這個妙珠兩眼一瞪，厲聲說道：「你現在還想用這種虛情假意來騙我，這些事你不用問了，你們這羣萬惡的妖黨們，惡貫滿盈的時候已經到了，我從幾時有這種惡念，十年前我就早有這個打算，你這個淫毒萬惡的女人，欺負我年歲小，認爲你的衣食養育，就能叫我忘掉麼，我只爲年歲小，沒有本領，除了你們這羣萬惡的東西，含羞忍辱，這些年來，沒有一時不想着，把你們這羣萬惡的東西，斬盡殺絕，可惜你們黨羽太多，勢力太厚，我殺了你們那一個，我就得把命賠上，這樣我解不了恨，在川邊我早已也想動手，只是你們這羣妖黨們，賊星發旺，你們竟是離開川邊，來到尼山興妖作怪，我越發不能下手，我因爲一個人的力量，總歸敵不過你們，這羣萬惡的匪類，這幾年才算把你們的心穩住了，對我不再懷疑，我這才趁着老虔婆到兗州府殺人作惡，我才逃出你們手去，我這些年來，那還有至親骨肉，誰

又是我可以投奔的人，只有我一個親娘舅，從十幾年前到山東泗水縣作事，也是我一生罪孽太重，自己的血海冤仇不能保，反到連累了十幾年沒見面的親娘舅，我很容易的找到了他，竟把他害到這般地步！現在你無須追問，你就是把我剝碎了，也問不出我口供來。柳雲娘你不用再癡心妄想，在尼山長久的猖狂，山東六府的黎民百姓，不會長久的被你欺騙殺害，上千上萬的老百姓們，全是你們的仇人，他們明白過來時，定要食你的肉，寢你的皮，你們覆滅就在眼前，你想怎樣處置，只管動手有死而已，我沒有話再和你這萬惡的東西講了。」

這個妙珠話才落聲，道祖岳鳴霄忽然哈哈的一聲狂笑，用手一指這個妙珠，笑容一斂，目露凶光，向妙珠說道：「好叛徒，道祖自從爲三陽赤火道開壇傳道以來，我還沒見過你這麼大胆的東西！妙珠，你現在敢這麼對道祖聖母面前信口怒罵，你認爲把你分了尸，就算完了麼？」說到這句，他又哈哈一笑，他這種笑聲，叫人聽着頭皮子就發炸，跟着聽他說道：「妙珠，你完全想錯了，像你這種背叛本道，勾結惡人，出賣道祖，辱罵聖母，罪大惡極的東西，你想死就不容易了，我若取不出你真實的口供，我就枉作了三陽赤火道的道祖了，我叫你要嘗到比地獄中還苦的罪刑，道祖這個話你該相信，我不叫你死，你想死是不能如願，可是我終歸是慈悲過你的人，我最後還要看在祖師爺的面上，再給你留一線生機，你不爽快給我講什麼？」

妙珠那慘白的臉上，此時泛起一層紅雲，咬着牙，哼了一聲道：「岳鳴霄，你這淫棍，你現在還用這些話來威脅欺騙，像你們這羣行同禽獸，毒如蛇蠍的狗男女們，還用慈悲二字來欺騙誰，我已經落在你們手中，任憑你擺佈好了，你還想問什麼，我跟我的親娘舅，雖遭毒

手，可是你們報應就在眼前，自有人收拾你們這羣萬惡的東西，若容你們再在山東省猖狂下去，世界上就再沒有好人活的道路了。」這妙珠還要往底下說，狄阿婆突然站起，這一下子可把夏逢霖吓着了，認爲這個妙珠立刻就要遭毒手，這可沒法挽回了，自己就很是着急，藍小翠還不設法出來，發信號立時動手等什麼，只是自己看着那個小翠站在一旁，絲毫沒有動作，夏逢霖也不敢發動了。

狄阿婆一伸手把妙珠的頭髮抓住，妙珠是倒綁着二臂，他這條命可完全是小翠救了他。在昨夜擒回，先前這個妙珠他還是因爲懷着血海冤仇未報，死不甘心，他知道自己的親娘舅隨着自己遭到擄劫，個人始終沒見過的一個舅母，和一個表弟被殺，可是泗水縣是一個極好的縣官，已經知道這件事，預備下手查辦天妃宮一班妖黨，置之於法，親娘舅修英失蹤，妻子被殺，縣官必然明白是天妃宮妖黨所爲，倘若立刻追到這裏，還有萬一的希望，這天妃宮現在就是怕官家不肯辦，只要敢伸手勦辦，罪狀昭然，自己和親娘舅，或許能逃得活命，可是一天一夜的工夫，沒有一點信息，希望斷絕，妙珠他深知這班妖黨殘忍毒辣，他們所使用的酷刑，是任何人難禁受，自己在希望絕斷之下，就預備監視的稍一鬆懈，立刻就尋個自盡，可是這個藍小翠，得到了一個湊巧的機會，竟向他打過招呼，叫他忍耐到最後一剎那，若不然妙珠一看到他擺上大壇，自己早就一頭碰死了，何必再多受他那種慘刑。

此時狄阿婆突然把他頭髮抓住，把他的臉仰起來，臉上帶着微笑，瞪着兩隻怪眼，向妙珠道：「孽障，你真敢這樣猖狂無禮，藐視我們沒有法子處治你，叫你吐露真情實話麼？小孽障，阿婆現在告訴你，從現在起，不問你話時，你只要敢多說一字，我先叫你嘗嘗阿婆的手

段，我把你的筋抽出一根來，阿婆就枉養育了你這些年了，小孽障，你敢道一個「不字」，我先給你試試看，只爲今夜是本着教規由道祖主持，以教規來處治你，阿婆不願意多事多手，可是你在我面前這麼猖狂，我看不慣，聽明白了麼？」

這個妙珠他此時一橫心，知道自己希望斷絕之下，還延挨什麼，索性把他惹翻了，叫他下毒手也就完了，立刻把頭往起一挺，往後一擺，厲聲說道：「你這老虔婆，姓蔣的是好人家的兒女，你們害了我一家，還叫我認賊作父，你們這羣東西的行爲，不如禽獸，世界上的骯髒事，被你們作盡了，老虔婆，你把我粉身碎骨，姑娘是無法抗拒，我化作厲鬼，也要你們這羣萬惡東西的命。」這個狄婆子突然臉上一變色，說聲：「小冤家，你逼迫我破壞壇規。」他話聲中突然左手把妙珠的右肩頭抓住，右手把他的頭髮鬆開，把他左肩頭也抓住，這個妙珠「吭」的一聲，一咬牙，還想着掙扎時，但是禁不住，這個老虔婆真個厲害，他用錯骨分筋手，可是不卸他肩胛骨，却把穴道筋絡全閉住，手底下暗中用力，這個妙珠竟是纏不住勁了，哎喲一聲，渾身顫抖，連牙全發出響聲，頭上立刻冒了汗，漸漸頭一垂，暈過去。這個狄阿婆兩手一鬆，竟把他摔在地上，他鬆開手，哈哈一笑，反身來，面色一整，却向道祖岳鳴霄一躬身道：「老婆子有些失禮了，可是我還留着這個孽障的活命，要道祖你好好慈悲他。」

夏逢霖此時只急得握拳透爪，只恨藍小翠，他是怕死，還是要等待什麼，居心何忍，看着這個可憐的孩子，受這種慘刑，夏逢霖是懂得，他知道這個妙珠受了重傷，不過也越發的給夏逢霖加了警戒，這個狄阿婆果然是非常厲害的女江湖。

四 家破人亡

這時道祖岳鳴霄把神案一拍，向下招呼道：「泗水縣的修老師，此時你也知道了我天妃宮的厲害，道祖沒有多少話和你說，你是一個闖江湖的朋友，決不會像那個無知的女孩子一般愚蠢，爽快講，預備多少人，什麼時候發動，到我天妃宮預備怎樣動手，給我天妃宮加什麼罪狀，話是很簡單，你也容易答對，道祖明白告訴你，現在在山東境內，以一心道立道壇，可是道祖本身却是三陽赤火道開山的大弟子，我的力量，你應該有個耳聞，順我者生，逆我者死，如今你落在我手中，這就是你安心來破壞我道門的報應，爽快的告訴你，我既然從川邊移壇到山東，我沒有這種力量，決不敢到北方來開碼頭，明白跟你講，用不着弄那些玄虛，你現在已經是殘廢了，要你的命是一舉手之勞，可是我三陽赤火道從來不輕易對付人，對付人時，不輕易放手，你不要想着以一死了之，要是那樣，我這個道門早已覆滅了，只要敢侵犯我的，我叫他嘗盡了歷世上人只能聽到不能見到的十八層地獄之苦，漫說是肉體，我能叫他形神俱滅，可是道祖把話和你說明，你自己忖量一下，你咬定了牙關求死，姓修的，你可造了孽，泗水縣他倘敢輕舉妄動，來擾亂天妃宮，不只於來一個得死一個，泗水縣所有在官應役，上至縣官，下至所有縣衙的一班小卒，全叫他立時覆滅，一個也休想逃出手去，姓修的你諒還能信得及你道祖的話，可是你現在明白告訴我，要以什麼手段來對付我，道祖還想在山東廣結善緣，昌大我一心道，我必要婉轉設法，不殺一人，把他們好好的打發回去，姓修的，你算在他們身上作了德，這是你道祖從開山傳道以來，對於門檻外人，第一次的

最大慈悲，你爽快的講。」這時那個修英始終是閉着兩眼，坐在那，這羣妖黨們真個是萬惡已極，他們已經把這個姓修的廢了，兩條腿全壞了，可是從昨夜他們強給他灌下藥去，他的傷痛，完全被藥力止住了，他居然精神還能支持，這就是他們預備今夜再懲治修英好逼取口供。

修英這時抬起頭來，兩眼一睜，怒目相視的看着道祖岳鳴霄，咬牙切齒的說道：「姓修的真想不到你們真敢這樣作惡，你的話，我全聽清楚了，你想叫我完全告訴你，什麼時候來對付你，那才算妄想了，你有手段只管放手屠殺各府各縣的官吏捕快，你等着吧，早晚准有人到天妃宮，把你們一網打盡，我姓修的不待你們收拾來，我來的時候，就是你們覆滅的時候，可是現在我先落在你手中，我死的時候，也就是你們惡貫滿盈的時候，全告訴你了，萬惡的妖道，你只管動手處治姓修的吧，我只恨我不能眼看着你們這羣萬惡的東西，受到萬劍凌遲，你再多問我，我可罵你了。」

那個天妃聖母柳雲娘，霍然站起，向道祖岳鳴霄一躬身道：「道祖，不必和他們作無味的糾纏。」跟着一扭頭，向神案兩旁的一班女弟子們喝聲：「撤壇伺候。」岳鳴霄，狄阿婆，沙婆子全站起來，這幾個女弟子紛紛把座位撤去，這座香案一直搭到後面的黃幔帳下，把這面前亮開一片地勢，妙雲妙露把那個躺在地上的妙珠架起拖向一旁，此時那個妙珠不住呻吟着，這個修英也被架到靠旁邊的石牆下，那個妙清大師却吩咐那個妙曇，呼喚洞外值差的，叫他們把預備的神火搭進來，妙曇答應着出去。

工夫不大，這個妙曇從石洞外，引領着四個穿道裝的匪黨，搭着一個七八尺見圓的古銅

盆，裏面堆起二尺多高的紅炭火，這個大火盆一搭進石洞來，往地當中一放，這裏面熱氣蒸騰起來，四名匪黨出去，此時道祖岳鳴管跟柳雲娘全站在裏邊的香案左右，狄阿婆跟沙婆子也站在兩旁，狄阿婆這時往那火盆中看了一眼，立刻說道：「這羣該死的孽障們，怎的這樣糊塗，那八根追魂籤子爲什麼不隨同拿來。」

藍小翠這時他却一轉身說聲：「阿婆，我這就去取來。」他轉身向外走去，這裏由沙婆子指揮着從裏面搬過兩把椅子，放在兩邊石壁下，由這班道姑們一齊動手，把修英妙珠兩人的上衣和鞋襪完全剝去，架得坐在椅子上，用繩索捆綁，兩腿綁在椅子的腿上，雙臂各用一棵橫木，橫在椅子背上，把兩人的兩臂伸開，捆在這棵橫木上，這時妙珠被他們這麼一收拾，已然清醒，覺得面前熱烘烘，睜眼一看時，真是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不由的哭聲招呼道：「娘舅，不孝的外甥女，自己不能爲爹娘報仇，爲自身洗辱，反帶累娘舅你，跟着我這麼慘死，娘舅，我們造了什麼孽，竟遭這樣慘報，屈死的爹娘，你們冤魂不散，也該照應照應你女兒，就忍心叫這羣禽獸們把女兒火化了麼！」

這個妙珠他還真個是從九歲上被狄阿婆撫養起來的，他們原是滇邊永寧府玉龍山下大竹灣一個富戶，這妙珠小名月娥，他父親蔣德仁，是一個跑海洋作生意的，雖則他幹着那種飄洋過海的生涯，可是這個人却是規矩本分，不像別人那麼精明強幹，他只是由吃苦起家，一點一點的積蓄這片家產來，在玉龍山下大竹灣安了家，可是頂四十多歲上，只生了一個小女孩子，他的妻室修氏，也是一個很慈善的女人，這個蔣德仁跟他這位妻室修氏有了一片家業，只愁着沒有接續香煙後代的人，後來因爲家業也足夠吃一輩子的了，蔣德仁也不出去再

作生意，可是這夫妻二人迷信神權，修氏在家中早晚燒香念佛，東廟燒香，西廟叩頭，只盼望着再能生下一個兒子，於願已足，這一來，却給一班奸人造了機會。

三陽赤火道那時在十二欄杆山，已經立起主壇，到處裏散佈着黨徒們，他們是無惡不作，以邪教騙財還不算，他這個道教中收容着川滇一帶的飛賊巨盜，狄阿婆跟這個道祖岳鳴霄，原本就姘靠着，他原來的丈夫是姓柳，可是他自從跟這個岳鳴霄合在一處之後，三陽赤火道越發的昌盛起來，尤其是他女兒柳雲娘，在那川滇一帶，也是一個無惡不作的東西，他既有一身家傳的本領，更長了一份美貌，可是凶淫成性，比他這個母親，尤其是厲害，後來這個柳雲娘，也被這個道祖岳鳴霄霸佔了，他們就是這種亂倫的行爲，只是在勢力正強的時候，誰敢道一個「不」字。

柳雲娘領率着一班妖黨們，到處以三陽赤火道愚民騙財，更到處作些下流的事，這個蔣德仁竟被他看中了是一口肥肉，漸漸的把這夫妻二人全引誘入道，他們用種種鬼魅的行爲，更利用一班妖黨們，有高來高去的本領，裝神弄鬼，興妖作怪，像這種一腦子成佛成仙的鄉下富戶們，那會不上釣鉤，這個蔣德仁就算是入了迷途，更兼這柳雲娘他串通好了一班妖黨們，來收拾他，蔣德仁被柳雲娘更施展狐媚的手段，可憐蔣德仁辛辛苦苦，多少年掙來的家產，漸漸的全消耗到柳雲娘的身上，可是他已經被他迷住。

尤其他這位妻室修氏，比他更加糊塗，丈夫被帶出去朝山拜祖，一去就是兩三個月，他不只於不阻攔，反認爲夫婦二人幾年來全能成正果，可是這個女孩子月娥，那時不過九歲，他雖則聰明，可是究竟是小孩子，對於爹娘這種行爲，沒有法子攔阻，漸漸的把田產也全賣

了，可是這蔣德仁他收藏着幾件珍貴的東西，爲的是夫婦過後半輩的，決不肯輕易出手，收藏的也嚴密，柳雲娘早早生心惦記着他家中這點珍寶，可是蔣德仁他終歸是捨不得，任憑如何引誘，咬定了牙，是不肯把這幾件東西拿出來，這個柳雲娘他隔個一兩個月，就到大竹灣來一次，他那份靈牙俐齒，再加上他們這種愚弄人的手段，任何人也看不出來，他是作惡的一流，所以每次到蔣德仁的家中，這夫婦全是敬奉得那麼週到，尤其是蔣德仁對於柳雲娘，真看成了活神仙一般。那個柳雲娘對於他這小女孩子月娥，也十分歡喜，這樣經過三年的工夫，他在玉龍山下所置的田產，賣得差不多沒有什麼了，可是他依然不肯變賣自己收藏的珠寶，柳雲娘等焉肯甘心，這一次再把他帶到十二欄杆山參與三陽赤火道的大典，趕到蔣德仁這次回來，剛到了家中就得了暴病，連醫生全沒得請來，活生生就嚇了氣，這種事只有自認命短，可憐這個無知的佟氏，他明明是看出丈夫身體是一時比一時不好，容貌越來越削瘦，可是他被道門這些個愚弄人的道法束縛住了，他決不敢往那處想。

把蔣德仁料理喪葬之後，沒過了多少天，這一天，在天快亮的時候，忽然從堂屋裏着起火來，他們住的大竹灣，是靠山邊子上，先前家裏田產多，還有一些個長工佃戶，後來家業已經敗了，所以他家中只剩了一個老伙計在前面看守門戶，火起時，佟氏一邊呼喊著，趕緊把他收藏那一包珠寶從牆上暗洞內抓出來，拉着女兒月娥，把窗戶砸開往外跳，可是才往窗外一落，就覺得眼前忽然有一件東西往頭上罩來，月娥是一個小孩子，已經早吓得連聲哭叫着，從窗戶摔出來，他剛在往起爬，眼前一黑，也似乎被人用東西罩住，跟着就覺得似乎被人提起，眼裏什麼看不見，砰的一下，被摔在地上時，連吓帶摔，暈了過去。

前面那個老伙計，聽得後面喊聲，他朦朧着睡眼，從前面門房中往後跑，才到了後院的
小門這裏，猛的被東西一絆，身上更像被砸了一下，整個的身軀摔出好幾步，頭也撞在牆上
暈過去，後面火也着起來，趕到鄰居們發覺蔣家起火，再來救時，上房已經燒得房倒屋塌，
老伙計摔在角門那裏，還是這班鄰居來到才救起，趕到忙着撲救，雖則前面的房子沒連上，
可是上房完全燒毀，更聽得後牆那裏有哭聲，趕過去看時，正是這個女孩子月娥，他已經吓
得癱軟在那裏，這一來，鄰居們就知道修氏一定是沒命了，問月娥時，月娥說的也不清楚，
只說是跟媽已經跳出窗外，全摔在窗下，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眼前一黑，自己竟被摔在這裏，
昏迷過去。

鄰居們趕緊的在後面燒毀的上房一路扒掘，這才把修氏的尸身找出來，早已經燒死了，
可憐這個修氏死得這麼糊塗，這一來，這個家算沒有主了，他們家中更沒有別的親故，鄰居
們正在商量着安置這個可憐的孩子，這個柳雲娘竟在這時到來，他一路裝神作鬼的愚弄這班
鄉愚無知，更願意把這個月娥收養，把他帶走。

這個柳雲娘他以傳道的女菩薩在這一帶出現，這班人平時對他全十分敬奉，他這個道門
在川滇一帶，又是很有力量，所以鄰居們認爲把這個無依無靠的月娥，叫柳雲娘收走，倒是一
件好事，柳雲娘把月娥帶到十二欄杆山，他們這種居心險惡，就因爲這個孩子長得容貌俊
秀，他們創這種邪教，完全要用年輕美貌的女流，可以隨便的出入豪紳富戶之門，柳雲娘是
把這個月娥看成搖錢樹一般，更因爲所有一切的事，雖是把他一家毀個一敗塗地，連所收藏
的珍寶也完全落在自己的手中，事情作得十分詭秘，這個女孩子他那會知道，所以他們把月

娥帶到教壇收養。

這個柳雲娘甘言引誘，月娥是終歸年紀小，他先前也拿着柳雲娘當親人，可是漸漸的他看到這一班妖黨們，以及十二欄杆山來往的黨徒們，就知道這不是個好地方了，他們這個道門不是像他們所說的盡作善事，渡人爲善，這個月娥漸漸的就留了心，蔣德仁所收藏的這幾件值錢的東西，全是他海外得來的，實在珍貴，這個月娥年歲雖則小，可是他看見過一次，其中價值最大的，是一串明珠，和兩個子母綠的戒指，這兩件東西，在月娥的父親生前曾說過，雲南省珠寶商見過，他們認爲在雲南省就找不出這麼好的東西來，也可見這兩種珍寶價值如何了，月娥被柳雲娘騙到十二欄杆山後，竟發現兩個子母綠的戒指，在道祖岳鳴霄柳雲娘手上帶着，可是月娥年歲小，還不敢認定了自己家中的珍寶。

趕到又過了兩三個月的工夫，有一天天剛亮，他照着平日進去收拾屋子，柳雲娘跟道祖岳鳴霄剛起來，月娥聽得柳雲娘帶着笑聲跟岳鳴霄吵着，月娥不敢進去了，現在他已經懂得事了，來到十二欄杆山後，已經看出這一般妖黨們一個好人沒有，他們明着是辦道教作善事，可是柳雲娘母女全被這個道祖岳鳴霄霸佔着，此時聽到屋中的情形，月娥悄悄地躲在門邊，往裏偷看，只見柳雲娘頭髮散亂，衣服還沒穿好，正坐在岳鳴霄的懷中，他手中拿着一串明珠，往他頸項上帶好，仰着臉向岳鳴霄含嗔帶怒的說道：「你捨不得把這串明珠給我，我此次到川邊去，永遠地不再回十二欄杆山，你可不要再找我，並且你也不講理，東西全是我由大竹灣得來的，我帶在身上也不會變賣了，人全是你的，還不是和你收着一樣麼？」他說了這個話後，跟岳鳴霄一陣輕薄，月娥不敢看了。

自己突然想起。自己家中東西，完全落到他手中，柳雲娘更親口說出，是從大竹灣得來的，這一來，月娥把過去的事全想起，他想到爹爹死的可疑，母親在火起時，本是和自己逃出來，當時自己似乎被人提起，扔在房後，可是母親已經逃出來，怎麼又會燒死在屋中，柳雲娘更會那麼湊巧，在當天趕到大竹灣，把自己帶回十二欄杆山，這一切情形，分明全是他們弄的手段，家也完了，爹娘也死了，並且家中的珍寶也到了他們的手中，自己更被他們帶到這裏，這分明是一羣吃人的野獸，我落在他們手中，這一輩子也算完了。

月娥當時雖則明白了自己一家人全是被這般惡人陷害，可是自己年歲小，更知道三陽赤火道的勢力大，自己這麼點年歲，那會逃得出他們手去，個人死在他們的手中，就沒有人再給爹娘報仇了，爹爹當初在大竹灣也是外鄉人落了戶，沒有親戚，沒有朋友，自己外祖母家中也沒有人了，只有一個舅父，各叫修英，在父親死的頭一年，來了一次，告訴母親他剩了孤身一人，不願意在家中再呆下去，跟着一個作官的到山東去混小差事，父親死後有人帶過一次信來，舅父修英因為沒唸着多少書，不能得到什麼好差事，還仗着身體健壯，練過幾年武，已經在山東泗水縣補了一份差事，在衙門裏當了捕快，他不想回南方來了，月娥想到這些事，更是不敢輕舉妄動，所以他只是事事留心，時時注意。

柳雲娘等那麼萬惡，他們可沒把月娥放在心上，認爲一個小孩子，衣食教養，柳雲娘更是特別照顧他，絕不會再變心，這個狄阿婆，他更認爲這個女孩子，將來是個好幫手，面貌長得好，也聰明，他更每天教練月娥的武功本領，那時像鄧五姑，妙雲，妙露等幾個女弟子，全是被拐騙來的，狄阿婆天天教給這一般女徒弟們，操練武功本領，內中只有那個鄧五姑

，也就是後來天妃宮的妙清大師，他的出身跟柳雲娘等也是一樣，他父親就是一個飛賊，更是他三陽赤火道得力的門下，他的年歲也比較大，在十二欄杆山以他的成就最早，他早早地跟隨柳雲娘在川滇一帶作惡。

月娥是一年比一年大，事情是越發證明，是一點不差，自己一家人完全是被他們陷害，月娥在山上，更知道當年自己的爹爹完全死在柳雲娘的手內，這一來他更咬定了牙，跟着他們下苦心的練功夫，學本領，自己立了志願，將來要殺盡這一般妖黨，爲地方除害，爲父母報仇，月娥漸漸地長大，他們的三陽赤火道因爲惹的禍太多，也會被官家勦捕了幾次，他們從十二欄杆山，輾轉到了川邊，這一提就是好幾年的工夫，月娥現在的本領雖則學出來，可是他的本領練好了，他可越認得清楚這般人的手段厲害了，也是他魔難當頭，他知道所有的人，一個個不止於本領高強，並且全是那麼凶狠毒辣，只要自己稍一疏忽，不止於仇報不了，眼前就遭了殺身大禍，他並且還懷着要把這羣妖黨一網打盡，他這就錯了，在這般厲害的人物面前，那會容他得到這種機會，可是他一隱忍下來，這個道祖岳鳴霄，竟把他強姦姦佔。

五 泗水殺家

月娥這一失身道祖之手，自己一時間又無法下手對付他，可是他被岳鳴霄霸佔之後，對待他的情形反不如前，處處監視着他，已經防備他逃跑了，這個月娥從此就算陷身泥淖中，殺他們殺不了，逃又逃不脫，已知道他們從川滇往北方遷移，在尼山集合一般妖黨，興風作浪，起建天妃宮，修築天妃洞，勢力比較在川滇一帶更大了，因爲當初在川滇一帶，他這三

赤陽火道的主壇沒有多少人，所有黨羽散佈在各處，這一來到曲阜縣，一般妖黨，聚合一處，月娥想下手，越發地不容易了，他現在已經明白，想毀滅他們，沒有官家的力量，絕作不到，可是現在只要官家肯給作主，天妃洞犯法的證據全擺在那，這可比較着當初在川滇一帶容易處置他們了，月娥遂拿定了主意逃出去，不過曲阜縣這裏，自己知道完全是天妃宮的勢力，那個縣官完全護庇他，一定不動他們。

在這時月娥却想到自己的親娘舅，當初可知道他是到了泗水縣當了捕快，可是十年來，音信隔絕，不知道他還在那不在，是否又回了雲南，可是不管他在不在，自己只有這麼一條路，娘舅修英，家鄉那邊也沒有一個人，他是不會回去的，就是在泗水縣找不到他，也能夠打聽出他的下落來，這個月娥他安定了這種心，自己就要處處的找機會，此時天妃宮他們已經弄成騎虎難下之勢，所以在這種時候下手，是最好的機會，正趕上天妃宮暗地對兗州府，這個狄阿婆把月娥也帶出去，當時殺害兗州府的師爺陳子佩，月娥得到了極好的機會，天又下着雨，人全是分散開，狄阿婆他更認定了這一般女弟子，全是一手成全出來的，他們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自己面前背叛，當時的人也全分散開，月娥才逃出兗州府，他這一夜間離開了曲阜縣。

他們在川邊來的時候，各處的地名，大致的全記住了，這個月娥他破死命的向泗水縣逃下來，逃出來的時候，也真可憐，身邊一文錢沒有，自己更穿着一身道裝，更知道沙婆子對自己絕不肯放手，他也不敢向附近的鄉村上乞食，餓着肚子，只有在河邊喝些冷水，趕到泗水縣，已經是第三天的夜間，自己沒有找到舅父之前，無論在什麼地方不敢露形跡，好容易

找到縣衙門，在廚房中偷了些食物，先解決了飢餓；好在月娥有一身本領，他竟找到了縣衙門的班房，伏身在屋頂上，暗中查看，這班房中不斷的有人出入着，還仗着月娥進了飲食，精神振作起來，他整整的在屋頂上耗了兩個多時辰，才看見內中有一個很像自己的舅父修英。這也難怪月娥不敢確認，離別開就是十年光景，舅父那個時候，三十多歲，現在已經是四十多的人，來到北方這些年，相貌是變了，最後他看定這個人像，他才貼近了房簷下，仔細的注意的再看一下，可是自己終覺得不敢確實的認，尤其自己是冒着奇險逃出來，眼前還有殺身大禍，倘若認錯了人，那就毀了，恰巧屋中的一個五十多歲的捕快，招呼道：「修二弟，你回去歇半天，可趕緊出來，前半夜李升告訴我，師爺那裏又標出兩張差票來，可有修英李得祿的名字。」這一來，月娥驚喜交集，一點不差，這是自己的親娘舅仍然在這，個人算有了投奔。

這時聽到舅父修英答道：「我到了午後准出來，家裏的小孩子不大舒服，要不然我就不回去了，差票要是緊，打發伙計招呼我一聲。」這時已經到了五更過後，天也就快亮了，月娥雖則看到自己的親娘舅，他就不敢在這個地方和他相見，趕緊把身形退回來，在屋面上暗地跟隨修英出了縣衙，順着大街走出半條街，轉入一個小巷，在南關附近一帶冷僻的街道，才到了這個修英的家。

他住在一個小小的院落中，好在這個院子沒有鄰居，只有三間灰土房，修英叫門，裏面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開門，修英進去，月娥這才輕輕的從屋頂上飄身落在院中，低聲招呼道：「舅父，你的甥女來了。」修英剛進了屋，驀然聽得外面有人叫喚，招呼的話很奇怪，並

且大門已經關閉，人已經到了院中，他伸手從腿蓬上把手叉子撤下來，把風門推開一線，厲聲喝問：「什麼人？」這時看到靠台塔前站定一個一身青色道裝，背插長劍的道姑，修英在連聲喝問着，月娥知道舅父是懷疑，不由悲聲說道：「舅父，你是不會想到苦命的甥女，會來到泗水縣找你，舅父，你不要害怕，難道你一點認不出來，你的親外甥女麼？我就是月娥！」

修英啊了一聲道：「怎麼你真是月娥！」他趕忙推門出來，修英是不認得了，自己離開永寧府時，外甥女不過是一個小女孩子，現在面前站的人，已經這麼高的身量，更是這種古怪的打扮，天是朦朧發曉，院中辨別不清楚，他看到月娥，已經哭起來，知道是真的了，忙的招呼着道：「姑娘你進來，不是我不認你，你叫我仔細看看你。」月娥隨着修英走進屋中。

修英是來到泗水縣成家立業，年月雖多，唯獨他們幹的這份差事，只要不出差錯，沒有犯過法，總是那麼樣換官不換吏，縣官已經一連換了好幾位，修英是始終沒離泗水縣，他在這裏娶了妻室，現在已經有了六歲的一個男孩，不過修英他能幹得這麼久，也就因為他是個有血性正直的漢子，雖則當着一名捕快，決不肯作那傷天害理的事，有了錢，也就交了朋友，他家中依然過着一種清苦生活，他這個妻室，就是泗水縣本城人，娘家姓楊，生了這個男孩，名叫連第，雖則家庭不怎麼富裕，可是夫婦二人和美，修英一來因為自己家中任什麼人沒有了，並且姐姐家中，人也全死完了，他聽到有人帶來的信息，姐姐，姐夫去世，小外甥女，被人收養去了，離着家好幾千里，他那還能再還雲南，此時突如其來的這個外甥女，這種情形出現在面前，連楊氏也是十分驚異，趕緊把桌上的油燈撥得亮了，月娥已經跪倒，給

舅父舅母叩頭，佟英趕忙的攔着叫他站起來，在燈下仔細端詳，也不禁流下淚來，果然不差，正是外甥女，月娥的面貌，有七分像自己去世的姐姐，佟英也是十分痛心，月娥拭了拭淚，重新向這個初次見面的舅母，招呼了聲，拜了拜，佟英忙說道：「姑娘，你坐下，你怎會竟出了家，你這是從那裏來，怎麼會這麼容易就找到這裏？」

月娥這時把劍解下來，把包頭去掉，自己才哭述經過，把個佟英聽得蹀着腳，咬牙切齒道：「我真想不到我姐姐跟姐夫竟會是這麼死的，好萬惡的東西們，我佟英要是還有人性，我必要給姐夫姐姐報仇雪恨，月娥更把岳鳴霄柳雲娘等一班妖黨厲害的情形，以及自己此番捨死忘生，破死命逃出來，來到泗水縣，也不過是作萬一的希望，不敢指望着准能找到舅舅，可是舅父要自己付量一下，不要一時按不住怒火，作魯莽事，天妃宮一班妖黨，可不是你我爺兩個所能對付得了的，舅舅是不是能借重官家的力量，可千萬要慎重一下，事情若是作不到，可別給自已先弄出一場殺身大禍，甥女的罪孽可重了，倘若舅父沒有這種力量，這決不是舅父不念同胞姐弟之情，我可得趕緊的離開這裏，我決不能在這一帶長久呆下去，好在天妃宮一班妖黨也不會長久了，現在已經有人在發動，要勦辦他們了，我不趁這個機會逃出來，無法脫身，舅父還得對於我的蹤跡要十分嚴祕，你是不十分知道這班妖黨的情形，是一羣川滇一帶的飛賊巨盜，全聚在一處了，甥女雖則學就了一身本領，我就自知沒有這種力量對付他們，所以才先逃出虎口，鄰居們面前千萬的別露出我一字來。」

佟英道：「姑娘，你只管放心吧，我住的是獨門獨院，這裏沒有人來，這件事情我們早已知道了，曲阜縣尼山這種妖言惑眾的事，我們縣官已在十分注意，只是不是本縣境內的案

伴，並且曲阜縣還有上級的府道，可是本縣縣太爺，方大人是一個很精明正直的好官，他很關心地方上這些妖言惑衆，邪教騙財的舉動，連本縣境內，已經有許多歸入一心道的鄉愚無知，我們這位縣太爺，他已經和我們全商量過，很想要多管這件閑事，是師爺們一再阻攔，連曲阜縣多大官員全是他門下的弟子，倘若一個辦不好，就許把自己的前程弄丟了，大家這麼阻攔，縣太爺才把這件事按下，他固然在泗水縣接任才不到二年，可是我却是在這衙門的老捕快了，現在天妃宮這麼無法無天，天妃洞殺害了多少無辜的良民和工匠，尤其是現在你是從裏面逃出來的人，他裏面害過這麼多的人，我們泗水縣也有兩個失蹤的瓦匠，已經報了官，這兩個人是活不見人，死不見尸，到如今落個懸案，我只要把這一切情形，暗中說與縣太爺，他不會不辦！天妃洞有那麼些賊證擺在那，曲阜縣那個糊塗的縣官，他不用再護庇他，他那個官已經完了，怕什麼，你放心，決意勦辦。」

月娥是深知這班妖黨的厲害，一再的囑咐舅父修英，事情無論成與不成，可千萬要謹慎着，不要走露一點風聲，並且力量弱了，決勦辦不了他們，就許到了天妃宮全叫他毀了。修英聽到月娥這個話很生氣的說道：「姑娘，你就不用管了，只要有心給爹娘報仇雪恨，等着，我把事情辦好了，公事弄到手裏，你也得跟着走一遭，好好的在家中呆着，不用怕，在這個地面上，他們敢來攪擾，那是活膩了。」

月娥是不敢過甚的說了，這也難怪他聽自己這麼胆小畏懼生了氣，他離開家鄉已經這麼些年，那又知道妖黨們這麼猖狂萬惡，月娥遂叫舅母給自己找了兩件舊衣服，他把這個道袍全脫下來，改換了俗家的裝束，修英趕到午後出去，他先交代了自己應該辦的公事，在當晚

他就面見了縣太爺，他自己外甥女所有一家經過的情形，以及現在天妃宮一班妖黨假借着天妃聖母降世，愚民騙財，殺人造孽，天妃洞魔窟中情形，詳細的向這位縣太爺說了一番，跪在地上求縣太爺無論如何要招待作主，勦辦天妃宮，爲地方上除這個大害，爲外甥女復仇。

這位泗水縣的縣官方維廉，一聽捕快修英這番報告，更聽到天妃洞中死了那麼多人，被他火化成枯骨，想不到山東省竟會出了這班妖黨，敢這麼造孽，府道縣，食國家俸祿，聽到了地方上，出了這種事情，不去勦辦，也對得起自己的良心麼？方維廉是毫不遲疑，慨然應允，自己破出自己這個前程不要了，也要查辦他，好在縣衙門也有案，本縣失蹤的兩個人，就可以作辦案的憑據，何況有這個逃出來的法名妙珠，俗名蔣月娥的難女，已經提出這些犯法的證據，自己腳步站得住。

不過修英雖則外甥女面前那麼不甘示弱，可是外甥女到自己家中，連先前他在縣衙暗中查看，個人在泗水縣也算個辦案的能手了，絲毫沒有覺查，他本領比自己高得多，個人也會些竄縱法，上房想不帶一點聲音是決不成，他練了那麼一身本領，他那麼懼怕，妖黨的力量，一定是不可輕視，在縣太爺面前，修英可不敢說狂妄話，他也把外甥女月娥所知道的，這一班妖黨的出身來歷，報告了縣太爺，請求縣太爺調臨時的捕快協助，再抽調幾十名城守營，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在他天妃宮附近突然出現，一下子就把他天妃宮給挑了。

縣官更把本衙門的捕頭盧大勇也找了來，和他一商量，這個捕頭認爲事情固然是可以辦，一點不差，要多找些好幫手，這件事可得仗着縣太爺担當到底，我們伸手辦這案子，可

不能在他該管的地面掛號，因為他們全通氣，只要一走露風聲，天妃宮早早的弄出點勢力來，只要容他們一緩手，消滅了一切證據，不只於勞而無功，還許弄出麻煩來。方維廉遂聽從他們主張，寫了幾份公事，到鄰縣借人，協助辦案，那知道捕頭盧大勇，捕快修英，固然全是辦案的老手，他們照顧得到，已經顧慮到曲阜縣靠不住，得防備他，他那知道自己眼前已經有了洩底的人，才把個修英早早斷送在妖黨之手。當時公事走出去，這不是當時可以辦到的事。

修英晚半天回了家是很高興，告訴月娥事情是很順手，縣太爺真是個好官，他已經全答應了，他的意思，恨不得把你當時就帶到衙門去，他要親自問一下，我可是一再告訴縣太爺，現在你形跡上還得十分嚴祕着，不敢走露風聲，妖黨們對於走了這麼個知道一切底細的人，他們是決不肯輕易放手，等到天妃宮的事辦完了，他還要看着一班妖黨們伏法，那時定要叩謝縣太爺之德。月娥道：「舅父，你這麼回答得很好。」

晚間月娥又詳細的把天妃宮一切的形勢，和裏邊自己所知道的人，以及被囚禁的人，全告訴了修英，在第二天所請的人，還沒到齊，還得等一天，趕到第三天的晚間可就毀了，修英是不該着值班，因為轉天只要人到齊，就得預備趕奔尼山，所以早早的回來，跟外甥女月娥計劃一切。

天也不過是二更左右，忽然屋頂上突然起了響聲，修英站起來，他一推門就到了院內，他剛一出屋門口，就聽得院中有人說了聲：「動手，全在這了。」修英是一個猝不及防之下，想往回撤身，全來不及了，一口刀照着自己斜肩帶臂砍下來，他趕忙向窗戶旁一縱身，自

己現在吃了大虧的，就是手底下沒有傢伙，這時屋中的月娥姑娘聽到外面的聲音不對，他伸手把劍撤出鞘來，佟英在高聲喊：「月娥，快着拉傢伙。」月娥提着劍竄出屋時，從門道的牆頭上，一蔭黑影飛縱下來，一口厚背刀往下猛劈，來人更高喊着：「好個萬惡的叛徒，你跑這來了。」跟着嗖嗖的又竄下兩人。

佟英一看情形不好，院中黑暗，也辨別不出是什麼人來，月娥可明白，完全是尼山妖黨到了，這個首先動手的，分明是柳雲娘手下最得力的人盧五，旁邊過來的兩個人，圍攻上來，一口劍，一口刀，先把月娥包圍住。這時佟英空手來對付一個匪徒，他那裏是對手，閃避縱躍，他口中高喊了聲：「鄰居們，有匪人了。」他此時肩頭左臂已經被刀尖子掃傷了兩處，拚命的一縱身，往小院的門道上竄去，他根本就沒有多好的功夫，他是翻上了門道，可是被這個匪徒抖手一鏢，打在後膀上，嘩啦一聲，從門道上摔下來，這個匪徒趕過去，就是兩刀背，他們是要活口，立刻刀往佟英的脖子上搭，喝聲：「你敢嚷，幸了你。」佟英這一受傷，月娥雖則還能應付這個妖黨，舅父從房上一摔下來，他一痛心之下，手底下略慢，噲的一聲，手中劍，已被盧五的砍山刀磕飛，一脚被另一個匪徒踹得一路翻滾，很快的，這爺兩個全被捆綁，把嘴堵上，這裏邊來的還有聶小峯，這個萬惡的東西，他竟是趕進屋去，手起刀落，把楊氏跟小孩子連簋，全殺死，更把窗戶給點着，立刻把這兩個匪徒擄劫着逃出了縣城。

六 智識妖黨

至於夏逢霖看到狄婆子帶着妙曇，夜間把人接進來，他們並沒有親自到泗水縣去，就因為曲阜縣境，所有赴尼山的道口，發現有可疑的人，他們早先把信送進來，狄婆子這才親自把被擒的人接進天妃宮，這個修英可憐就這麼冤冤枉陷身妖黨之手，月娥也就是妙珠，逃出虎口又落在他們手內，想求速死全不容易了，他們竟是以舊時三陽赤火道的道規，設壇處治，以慘刑來逼取這二人的口供，這就是妙珠的一身經過情形。

夏逢霖此時眼中看着洞裏邊的情形，已經到了緊要關頭，小翠已經出去，替他們取用刑的器具，自己認為事情實不容遲延下去，不過眼前只要一發動，可夠險的了，一般妖黨完全聚在這裏，一個個全是十分厲害的人物，這裏邊動上手，一處處的道路又黑暗，自己的路徑又不熟，看眼前的情形，只要一下手時，非得先把這個石洞前來道口堵住了，不容他們再往外闖，所有外面的人，能夠立時闖入天妃洞，這一般妖黨才可以一網打盡，夏逢霖已經注意到夾道口那個把守的匪黨，只要發動時，自己先要把他動手收拾了，既可以阻擋一般妖黨，往外逃竄，更可以把王太冲被囚禁的石洞去路擋住。

這時夾道口那裏有輕微脚步響，夏逢霖注意看時，正是小翠已經回來，手中提着一束一尺多長的銅籤子，他一直的走進洞門，此時石洞中那個大銅盆的火雖則是已經燒旺了搭進來的，可是這一耽擱，石洞裏面依然顯得他烟氣騰騰，並且他們那香案上又燒着香，整個的石洞內，籠罩着一陣輕煙薄霧，在這個時候，小翠本可以在洞門口，跟自己打招呼，可是他一聲不響走進去，夏逢霖真不知他是何居心，小翠到了裏面，把手中一束銅籤子雙手捧着，往狄阿婆面前遞去，狄阿婆却帶着怒，向小翠道：「作起事來慢吞吞，你還不把他插到火中等

什麼？」小翠轉身來把這八根銅籤子完全插到熊熊的烈火上，可是他轉身來，又到了狄阿婆面前，他低聲說了一陣。

狄阿婆兩隻怪眼一翻，向小翠臉上看着，帶着不自然的笑，向小翠道：「你也看得出來，這兩個東西，不會容易收拾得服服貼貼，是得要叫他們嘗盡了我三陽赤火道道規的森嚴，趕快拿來。」夏逢霖在洞門外看着，小翠這種舉動，知道他又在想脫身，他很快的從洞裏邊走出來，這時走近夏逢霖身邊，却在低聲說：「預備動手，可要先把這兩個人搶出來。」他可是一邊走着，說了這麼幾句，這種地方很難，就不容易多問他一句，夏逢霖認爲今夜的事恐怕沒有好結果，他這裏先不用說道祖岳鳴霄等幾個重要人物，就是他面前妙清大師等，和他手下一般女弟子，就是九口劍，遽然動手時，和這一般妖黨就得以死力拚，這兩個人又綁在架上，想把這兩個人救下去，談何容易，可是事情一到了這般地步，死活也得算着了，把這兩人搶救出來，放在了夾道口往左轉的那邊，再和這羣妖黨們作殊死之拚。

夏逢霖是這麼打算，此時洞裏面情形，已到了最緊要的關頭，那個三陽道祖，跟聖母柳雲娘站在神案前，狄阿婆跟沙婆子分立左右，他們這時靠石洞內第二道黃幔帳前，妙清大師和八個女弟子分立左右，也全是靠這個大火盆的後面，夏逢霖在這種地方可辨別不出方向來，這八個女弟子各人手中一口利劍，在等待着命令，妙珠跟泗水縣的捕快佟英，被綁着，全是緊靠西邊的石壁下，三陽道祖岳鳴霄，這時却在用和緩的聲音，向外邊招呼道：「叛徒！和姓修的惡人，眼前就是你們要嘗到我三陽赤火道懲治惡人的手段，道祖再給你留一線生機，所問的話趁此時爽快回答，還來得及，只要錯過這個機會，你們就要嘗盡了地獄之苦，我這

道壇的法規，只要被懲治了，不把所有的慘刑全受到了，就是你再改口招認，也不會停刑的，妙曇妙雲，你們要領道祖的慈悲，替本道門闡揚道規的森嚴，快給我行刑。」

此時妙珠跟捕快佟英，眼看着那個大火盆中，八根追魂籤子，已經燒得通紅了，這爺兒兩個到此時，知道哀求是無用了，全是破口大罵，妙曇妙雲各把他們手中的劍，往背後劍鞘內一插，他兩個人一齊地向道祖岳鳴霄，聖母柳雲娘一拜，立刻轉身來走向這個大火盆前，各自抓住一根追魂籤的木柄，往起一提，帶起一溜火星子，跟着左手又伸出去，照樣提起一隻，此時妙真妙玄到了左邊石壁下，把妙珠綁在橫柱上的兩隻胳膊，和下面綁在兩隻腿的膝蓋下抓住，妙露妙霖把那個捕快佟英，也照樣的按住，此時妙曇提着兩根燒紅的追魂籤子奔妙珠面前走來，妙雲也提着兩根追魂籤子，向捕快佟英面前走過來。

夏逢霖此時可急死了，他深恨這個藍小翠爲什麼還不發動，更痛恨眼前這般妖黨的萬惡，真想不到世上竟會有這樣殘忍心狠的女人，這兩個道姑年歲很輕，他們居然肯下這種毒手行刑，夏逢霖此時可顧不得自身的危險了，自己固然九死一生盼到今天，爲的報自己血海冤仇，可是眼中看到妙珠跟這個佟英，就要被他們用這種慘刑處置，自己無論如何也得阻擋他們了，夏逢霖悄悄地伸左手，抓住了自己的道袍，就要撕下去，因爲個人的鋸齒刀藏在身邊，他就想把道袍撕下去，拋劍撒刀的一刹那，藍小翠很快的從夾道口跑進來。

他一直到到了洞門口內，身形一停，夏逢霖手底下可也略停了一下，只見小翠左手倒提着劍，右手却托着一個一尺大的一個黑布包，他突然高聲向裏面喊道：「三陽赤火道妖黨們，今夜今時是你們惡貫滿盈之日，報應臨頭之時，你們只有束手就擒，想逃走只有走入地獄

裏去。」藍小翠這個話一喊出，靠裏面的道祖岳鳴霄，聖母柳雲娘，狄阿婆，沙婆子，全是一聲怪叫，那岳鳴霄更是一聲暴喊：「好大胆的孽障，你敢！」岳鳴霄跟柳雲娘，狄阿婆跟沙婆子，全在作勢要往外撲，那個妙曇妙雲，他們提着火籤子，已經在伏身往修英妙蓮兩人赤裸的雙足上搭，可是藍小翠這種喊聲，他兩個人也是驚得一回頭，小翠往前一聳身，竄進來，把他手中那個黑布包，往火盆中一扔，跟着一腳把這個火盆向裏面踢去，突然轟的一聲，趕情是一包火藥，爆炸開，小翠口中在喊着：「夏老師，我們的人進來了，救人！」小翠可是跟着往左邊一縱身，掌中這口劍，照着妙曇背上劈去，這一劍砍下來，可是妙曇他已經扭着身軀往這邊看着，他往左一翻身，把手中那枝燒紅的追魂籤子，照着小翠的頭上砍出來，他的身軀也往裏縱進去，小翠的這一包火藥，只是一震之感，可沒有過大的力量，只於把妙真妙慧妙露妙霧，頭面燒傷，因為妙真妙玄是在守着妙珠，不叫他掙扎，妙露妙霖是在守着掃快修英，被燒傷全是站在靠裏邊的兩人，這個妙曇，他一縱出去，這個石洞的中間一帶，被這硝磺的煙全佈滿，小翠一劍劈空，洞門外的夏逢霖他已經把身上這件道袍撕去，拋劍撒刀，身形往裏縱，因為此時的情形完全變了，決不用像先前他的打算。

在小翠一發動之下，石洞的夾道口那邊，把守着的那個匪徒，他竟很快的逃走，已經有人向他追去，外面的人趕情已經全進來了，這時夏逢霖往石洞裏一縱身，受傷的女弟子們在怪叫着往裏逃，此時那個妙玄跟妙雲妙霖，看到妙月突然背叛，他們一齊揮劍往上攻時，小翠這口劍已經舞動開，噲噲的一片響聲，已經把妙雲妙霧兩個女弟子全砍傷，就在這一亂之下，突然聽得裏面那個三陽道祖岳鳴霄，在煙霧迷漫中，一聲暴喊道：「好大胆的孽障，吃

了熊心豹胆，敢在我天妃洞內背叛道壇。」他喊聲中，已經從裏面撲出來。

小翠跟夏逢霖本是先預備把妙珠修英搶出洞外，可是岳鳴霄他這麼怪喊着往外一竄，小翠跟夏逢霖可不敢再顧兩個受傷的人了，鋸齒刀和青鋼劍一擺，往上就迎，先擋住他，可是從石洞外嗖嗖的兩個人同時竄進來，口中在喊着：「藍姑娘，先把受傷人弄走，一個走不脫。」頭裏一個正是閃電手曾霄，緊隨在曾霄身邊的是神拳屠毓璋，閃電手曾霄身形一縱過來，正好截住了三陽道祖岳鳴霄，今夜動手，這種出其不意，突然發動，這邊是佔了極大的便宜。

在前文已經敘過，現在擺道壇的這石洞，是天妃聖母柳雲娘住的地方，道祖岳鳴霄，另有他一個洞室，他掌中一對太極圖，也就是他橫行川滇一帶，二三十年作了邪教綠林道的盟主，也就仗着他這對太極圖的威力，此時他是赤手空拳之下，奪了女弟子的一口劍撲出來，他也真沒想到會有這麼厲害的人物，會這麼容易闖進他天妃洞，閃電手曾霄往上一撲，岳鳴霄的這口劍照着曾霄劈下來，曾霄微一擡肩頭，身形一閃，劍已劈空，一個大鵬展翅式，左掌向岳鳴霄的肋下劈去，神拳屠毓璋，身形也撲到，遞掌向岳鳴霄的肩頭猛劈下來，這兩個老武師完全是以掌力成名，現在雖則闖入龍潭虎穴，他們依然是不使兵刃。

這兩個入把岳鳴霄這一擋住，小翠跟夏逢霖已經趁這個機會，把兩邊綁的妙珠修英綁繩創斷，往外擋他們時，可是外面跟着又縱進一個人來，正是俞平，夏逢霖趕緊向俞平招呼：「俞平，快把這個人出去，我保護你們，快翻回來，咱們的仇人，不能叫他走脫，歪在裏邊了。」俞平在這種匆遽間，他雖是滿心不願意，也不敢不聽表叔的話，報仇和救人是一樣

重要的事，他趕緊把修英一起，小翠那裏也把妙珠拈起，這小翠心裏掂着要手刃沙婆子母女，但是眼前的情勢，險到萬分，別人的道路不熟，他只好向俞平招呼着：「快跟我來。」他頭一個，着妙珠竄出洞門口，俞平提着子母五雲抓，攔着捕快修英，也竄出石洞門。

此時更聽得轟的一聲，震天價響，耳朵幾乎震聾了，石牆石頂子，碎石紛紛往下落，夾道口那邊連續又竄進四個人來，內中有兩個人，手舉火把，在高喊着：「別叫妖黨逃走了。」跟着闖進來的是兗州府大班頭韓振彪所請來辦案能手，魚台縣捕頭莊壽民，鉅野縣捕頭齊鍾秀，後面是陸蛟，曾淑梅，這個暴響發動，就是那東昌府花炮匠劉春，他把他那個石洞，已然整個的炸了，此時這四個人一闖過來，俞平在高聲招呼着：「你們快往裏攻，妖黨們可完全堵在洞裏面了。」

小翠着妙珠，順着夾道口往右一轉，只見一個人從黑影中正往這邊闖，小翠在厲聲喝叱：「什麼人？不准動！」可是迎面的人竟是高聲答道：「說話的可是藍姑娘麼？我是王太冲。」這位被困的老武師，他因為已經得到小翠的信息，告訴他今夜發動，因為天妃洞內闖大壇時，所有的女弟子全被調進壇內，王太冲被囚禁的石洞，却有一個男匪黨，名叫楊鎮南的把守着洞口，王太冲原本這些日傷痕已好，他不過是因為已然在等待着下手覆滅天妃宮，所以他反倒裝着不能行動，總在唸唸呻吟着，趕到聽到暴響聲起，他早把綁繩炸斷，衝出洞門，那個匪黨楊鎮南趕到發覺阻擋，王太冲一個虎撲子式，把這個匪徒撞出丈餘遠，捧得腦漿迸裂，順着石洞衝出來，正遇到小翠俞平往這邊闖過來，這一發話招呼，王太冲趕忙的竄到近前，顛聲說道：「藍姑娘，外面的人，可全進來了麼？」

小翠道：「王老師，現在事情成敗如何，不敢逆料，匪黨們全堵在天妃洞的主洞內，這裏有兩個重傷的人，王老師你先把這兩個好人好好看守，我們好去合力消滅這羣妖孽，王老師你就在這石洞守住了，大約還有一個人，你知道的那個花炮匠劉春，也得到這裏躲避一時。」

王太冲驟着脚道：「我難道不能動手殺幾個妖人洩憤麼！」

夏逢霖到了近前，他知道這就是被困多日的密雲縣武師王太冲，俞平趕忙招呼道：「你就是王太冲老師傅麼？事情是萬分緊急，請王老師你趕緊看守這兩個守傷的人，妖黨肅清，我們再談吧。」夏逢霖一直的撲進迎面這個石洞，在這種時候，他也顧不得許多，教俞平把這個修英往地上一擡，趕緊的和俞平反身縱回，此時這個洞內一片喊殺的聲音，小翠已經把妙珠也放下，他也是心慌意亂，趕緊的跟着俞平往回下翻，剛到了夾道口這裏，陸蛟會淑梅却從夾道裏面退出來，俞平頭一個竄過來問：「洞裏怎麼樣？你們往那裏去？」陸蛟趕忙招呼道：「藍姑娘，情形可不對，石洞裏那祖道祖岳鳴雷，拚死和老師傅力鬪，狄婆子沙婆子也闖出來，在動上手，可是那其餘的人却退進後面幔帳內，不見動靜，洞內地方小，這三個妖黨的首領十分厲害，我們想往裏闖，可闖不過去了，曾老師叫我們趕緊分頭把守洞內的要路口，恐怕他們還有逃出去的道路，你來得正好，你的道路熟，帶我們堵截要緊的所在。」

這次勦辦天妃洞的事，這班人這麼佈置，這麼大力量，但是這班妖黨們狡詐到萬分，小翠雖則在天妃洞的時候很久，可是這天妃洞的祕密，他也只能知道一半，還仗着在動手時小翠以他的聰明，隨機應變的這麼臨時變了主張，算是保全了自己這班人，少毀了多少人，更保住了妙珠修英兩個人的性命，若是按着先前所定的方法，小翠發信號，呼應外面的人往裏

撲，恐怕連夏逢霖全要毀在天妃洞內。

一開大壇，小翠一看佈置的情形，雖是把夏逢霖帶進來守在近前，可是他認爲發動時，還是措手不及，等待信號點起，非誤事不可，所以他在去取八根追魂籤的時候，他改變了主意，他要利用三陽赤火道這面生死牌，把這總門戶先得到手中，他此時帶着出入天妃洞的重耍鐵杖，沒有阻擋，他第一次離開大壇時，他就又闖入天妃洞內，守那個秘密門戶的現在裏面是兩個人，外面神龕那裏一個，可是天妃宮內，也調集妖黨臨時把守，天妃宮內此時有兩個很厲害的黨羽，一個叫鄒洪林，一個金英，這全是隨着天妃聖母柳雲娘從川邊一道下來，也就是小翠眼沙婆子在山中野廟會見柳雲娘時所看見的那兩個綠林人物。

七 爆炸妖洞

此時因爲妙清大師也到了洞內，天妃宮內就留下曾淑梅在下面巡查前後殿，屋頂上就是鄒洪林金英，圍着天妃宮瞭望，此時小翠完全用假傳聖旨的方法，他一出天妃宮的瓦壇，就先行翻上屋面，停身在那裏等候，鄒洪林頭一個撲過來，小翠向他吩咐道：「現在奉妙清大師的指示，告訴二位道友，分守在鐘鼓樓上面，在高處瞭望着，注意着前山一帶，後山已經由保護天妃宮的道友們把守好了，因爲你們迴環巡查，反容易有疎漏的地方，今夜的情形很緊，務必的謹遵大師的指示，不要擅自行動。」小翠傳達這種命令，他們決沒有什麼懷疑之處，鄒洪林跟金英二人趕緊撲奔鐘鼓樓，因爲現在裏外的防守，足夠嚴祕的，所以兩個人守在鐘鼓樓，不再往廟牆的四面巡查。

小翠趕緊的從廟牆東北角翻出去，此時天妃宮四週一帶，已經全有自己的人貼近了天妃宮潛伏把守，閃電手會霄、俞平、蕭銘、屠毓璋等，現在已經散佈在附近一帶，他們今夜所佈置的已經接排好了，由焦天龍、程虎、袁雙貴跟所請來的各縣捕頭，把抱月峯東西一帶全把守住，已經把後山伏樁暗卡，全引誘得連續出現，他們無形中，已經是反客為主，已經查明這後山，只有四個人散佈在廟牆四週，這一來他們就容易對付了，隨時的引逗着，叫匪黨們無法再貼近了廟牆附近，所以小翠從東北角這裏翻出來，用石沙向樹頂上打出暗號去，閃電手會霄等立刻就答了暗號，貼近牆邊。

小翠趕緊的向會霄打招呼：「預備入天妃洞的人，可趕緊上，守護天妃宮的人，已被自己調開。」會霄、屠毓璋、蕭銘、陸蛟、俞平、莊壽民、齊鍾秀這七個人，趕緊的翻進廟牆，這一來，就不用再等信號發動，只要這班人闖進天妃洞，把天妃洞先給他挑了，外邊的一班武師，和兗州府韓振彪所領率的人分守天妃宮四週，和抱月峯一帶要緊的所在，等到天妃洞內一發作起來，四週佈置的疑兵，再亮火亮子，守住各處山頭，和東西山澗一帶，小翠招呼着閃電手會霄等這班人先注意着鐘鼓樓上兩個匪黨，悄悄告訴閃電手會霄從後面轉過去，先行把守住後殿的山牆兩旁，容得裏面的人一出來時，可要立時發動，一共是三個，不叫他走脫一人，把這三個收拾下來，再把鐘鼓樓把守的兩個最厲害匪徒料理了，天妃宮就算肅清，也就是裏邊動手的時候了。」

閃電手會霄等一班人，趕緊照着小翠吩咐散開，全貼近了瓦壇的兩旁山牆一帶，叫會淑梅趁這時到前面轉一週，叫伏守在鐘鼓樓的鄒洪林金英，他們好安心在那裏把守，不再顧慮。

到後面，這就是小翠頭一次出神壇耽擱工夫的原故，他返回天妃洞內，把追魂籤子取到手，他可順便找到那個被囚禁的花炮匠劉春。

這種人此時可沒有人再監視他了，不過他的這個石洞門是倒鎖着，小翠趕緊向劉春打招呼，悄悄的告訴他，一切已經佈置好，你所預備的東西可能應用，劉春告訴小翠只管放心，他所住的這間石洞頂子，一定能給炸穿，小翠悄悄的把他門鎖弄掉，劉春把他所收藏以及明着他所保管的火藥完全堆在一處，小翠告訴他你趕快給我預備火藥，因為神壇那邊他們的人太多，動手時必得先給他們一個下馬威，定可以作動手的信號，劉春道：「你所用的隨時可以取去。」小翠道：「你照樣的靜靜等待，我這就可以回來。」他趕緊的回到神壇。

八根追魂籤子送上去後，小翠估量時間，這八根銅籤子總得燒一刻才能用，所以他在狄阿婆面前故作討好，並且顯出他自己也變成了狠毒惡辣的忠信道壇，他更提醒狄阿婆，恐怕這種追魂籤還取不出真實口供，還有一種極厲害的毒刑，名叫踩蓮燈，這種東西，小翠曾見過，不過在天妃洞沒用過，這種東西他們從十二欄杆山也帶了來，因為柳雲娘等，不斷的威脅這一班女弟子，有時候就告訴他們對於背叛三陽赤火道的能夠受到種種慘刑，此時小翠向狄阿婆一說，狄阿婆也認為這個妙月完全變成本道壇的忠實弟子，叫他趕緊去取來，小翠二次撤身出來，他一直在撲奔這天妃洞的祕密門戶。

到了洞門口，把守在這裏的，一個叫齊小坡，一個叫苗旺，小翠立刻傳道祖的命令，告訴他們：「道祖叫他們退出洞門，趕緊守在殿外，從此時起神壇那邊無論何人，再不准闖入，連神壇這裏，就是本壇弟子不奉命令，神壇那裏不得做壇，不准進殿門一步。」小翠傳這

種命令，齊小坡苗旺他們可有些懷疑，因為他們全是隨從道祖岳鵬霄一同來的人，這是天妃洞的總門戶，最重要的地方，從開洞以來，這裏就沒有離開過人把守着，並且不是本壇親信弟子，決不派到這裏，此時突然叫他們退出洞門，到外面把守，這是很可疑的事，那個苗旺尤其是狡詐，他却有些懷疑，向小翠道：「請師弟你帶我入神壇，我有重大事正想稟報，咱們速去速回諒不致誤事。」

小翠一看他有懷疑的情形，立刻把面色一沉道：「師兄，你是本道壇多年的弟子，難道本道壇的道規你會不清楚麼？現在是什麼時候，這種大壇，從開洞以來，擺過幾次，你想違抗道祖的慈諭麼？請二位師兄立時出洞，不要遲疑。」跟着一伸手，從懷中把一面生死牌取出來，把這面牌往苗旺面前一遞道：「師兄，你可是要接受此牌麼？」那苗旺吓得趕緊躬身往後退了一步，齊小坡也在躬身說道：「謹遵道祖慈諭。」一伸手把這扇祕門的櫃鈕撥動，這扇門轉動開，兩個人大氣不敢喘，走出神龕外面，守神龕的匪黨石金聲，提着劍剛往前一擋，要嚇鐵蛛，小翠把生死牌一舉，說道：「現在道祖的慈諭緊急，耽擱誤事者，只有接受此牌，趕緊守在殿門外，有任何重大事，此時不准再入此壇一步。」這樣外面守洞口的只有轉身往外走，小翠隨在他三人身後，到了殿門口，他們開了格扇走出殿門，小翠更說了聲：「師兄們，不得離開月台附近。」他跟着把格扇門已關閉。

這三個東西，也是造孽太多，閃電手會霄，神拳屠毓璋，俞平，陸蛟，已經早蓄勢以待，小翠格扇門一閉，把他們退路切斷，閃電手會霄，頭一個撲上來，那個苗旺，他也是在川邊一帶橫行多年的巨盜，可是他連來人全沒看清，被會霄一掌擊在他玉枕骨上，這一下子，

聲音全沒喊出來，就被打倒在月台上，首先死去，那石金鏢剛砍出一個「啊」字，神拳屠龍瑋一個烏龍探爪，盤踞在他華蓋穴上，碎的一聲，插在格扇上，身軀倒在格扇前死去，齊小坡他在當中，猝然有人往上一撲，他腳下一點，騰身縱起，可是俞平子母五雲抓那還容他逃走，他倒是喊出聲來，可是身形沒落下去，五雲抓兜在他後腦上，一聲慘叫，死在五雲抓下。

小翠把格扇一開，此時蕭銘曾淑梅也全到了殿門前，小翠忙招呼：「屠老師，曾老師，你們去收拾鐘鼓樓上的兩個，其餘的人，趕緊隨進我來，陸蛟蕭銘，曾淑梅俞平，隨着小翠闖進大殿，祕密門戶已開，小翠告訴陸蛟，守在這裏待屠龍曾二位老師翻回來，趕緊的順着下面這邊道往裏一直闖進去，隔着往右轉的一個橫道，再往前出去兩丈多遠，就是那個主壇石洞的所在，靠夾道口那裏有一名匪黨把守，下手要快，只要洞裏邊爆炸聲起，立刻撲上去，可不要誤事。」

小翠這才到了劉春所住的那個石洞門口，告訴他：「聽得我在神壇那邊動手時，現在所進來的人，留下一個照顧你，你在點火之後，趕緊往裏逃，不要害怕，自有人接應你。」劉春把一個黑布包遞給小翠道：「姑娘，我能盼到還有這個時候，我劉春死也值得了，你不用管，你只放手爲一班屈死鬼們報仇吧。」小翠匆遽間又問了聲：「你給我這包火藥能有多大力量？」劉春道：「只有兩丈內的人能受傷，姑娘，你小心用他才好。」小翠這才帶着這包火藥二次闖進神壇，所以把火藥拋進火盆時，又踢了他一脚，若不是小翠這麼隨機應變，把得力的人帶進來，當時的情形可就吉凶莫卜了，小翠跟夏遙霖俞平從王太冲被困的石洞，轉回來，剛到了夾道轉角這裏，陸蛟曾淑梅從裏邊翻出來，向這邊招呼道：「你們趕快堵截洞中的

要路口，他們分明有從另一條道路逃走的情形。」

夏逢霖一聽到陸蛟跟曾淑梅的話，却厲聲向小翠曾淑梅說道：「藍姑娘，你趕緊帶着陸蛟淑梅搜索另一道路，你可不能叫沙婆子那個萬惡的女兒，再逃出手去，我不能跟你走，我這血海冤仇要在這報了。」夏逢霖因為聽到自己那個冤家對頭，尚在洞中，他向俞平招呼了聲：「我們還不報仇等什麼？」他立刻騰身一縱，向夾道內猛撲過來，小翠只得帶着陸蛟曾淑梅從旁邊一條道路搜索過去。

在這天妃洞內任憑這般對辦的人，佈置得如何嚴密，無奈他們這個天妃洞的祕密，小翠就不能全部的知道清楚了，就連他們撲進來這麼疾，把守在夾道口的那個匪黨，就是沙玉嬌的丈夫聶小峯，不知什麼時候竟會逃脫，這還仗着此番下手，由這個花炮匠劉春，他把那個石洞用火藥爆炸，這一下子無形中妖黨們起了畏懼之心，他們現在是拚命要逃出天妃洞去了，若是他們不離開這裏，拚命的抗拒，這般人不知要死傷多少了。

夏逢霖跟俞平闖入天妃洞時，閃電手曾霄，神拳屠毓璋，莊壽民，齊鍾秀，在這洞內正在跟三陽道祖岳鳴霄，狄阿婆，沙婆子拚命動着手，在這種情勢下，雙方可是勝負不分，莊壽民跟齊鍾秀，一個是一口七星劍，一個是一對鐵拐，這兩個捕快，把狄阿婆圍住了，奮力進攻，神拳屠毓璋，他跟那岳鳴霄戰在一處，閃電手曾霄在對付着那個沙婆子，夏逢霖一咬牙猛撲上去，掄掌中鋸齒刀，照着沙婆子劈去，俞平一抖手中子母五雲抓，口中在喊着：「曾老師，請你閃閃，這就是我們爺兒兩個的不共戴天仇人。」閃電手曾霄趕緊往旁一縱身，因為這石洞內動手，人多了實無法施展，曾霄也願意叫他們爺兒兩個報仇雪恨，自己縱身過

來，可就撲奔了三陽道祖岳鳴霄，幫助着神拳屠毓璋來收拾這個萬惡的匪首，此時夏逢霖俞平，一口鋸齒刀一條抓，如疾風暴雨往上攻，現在匪黨們吃了大虧，萬也沒想到在天妃宮竟會有這種變故發生，他們手底下全沒有趁手的兵刃算吃了虧。

夏逢霖俞平一撲上來，沙婆子雖是十分猛勇，他可是終歸是赤手空拳，被俞平的五雲抓抓着了肩頭，仗着他閃避得快，就這樣把他肩頭也抓傷，道袍撕下一片來，此時突然聽到洞裏邊第二層黃幔帳後，響起了一陣竹哨，這種竹哨在石洞中顯得個別尖銳，非常的刺耳，在這一聲竹哨響起之下，狄婆子，沙婆子他兩個，突然往回猛一縱身，向後面竄去，那個三陽道祖岳鳴霄，他也隨着他兩人身形同時往後一縱，現在這六個人不用打招呼，全是猛往後撲，可是就在這三個妖黨，身形縱出去之下，從那黃幔帳後，叭叭的連聲響，四件暗器同時向這邊打過來，兩隻袖箭，是奔了夏逢霖俞平，一隻瓦面鏢，一隻喪門釘奔屠毓璋，跟莊肅民，這四件暗器全是那麼厲害，夏逢霖幾乎被袖箭打中面門，這一袖箭把他頭皮子擦傷，夏逢霖暴喊了聲，他焉能叫沙婆子那麼逃出手去，他仍然頭一個往前撲，可是那三陽道祖岳鳴霄，他不止於武功好，力量還大，他縱身到黃幔帳前，竟把那六尺多長，三尺多寬的整個香案舉起來，照着夏逢霖俞平等這般人砸過來，這一下子，夏逢霖等不得不趕緊往後倒縱，可是這三個妖黨在這香案摔得暴響之下，他們已經全竄進黃幔帳後，可是夏逢霖俞平不管如何危險，仍然往前猛撲過來，俞平的子母五雲抓照着黃幔帳上抓去，哧的一聲，把幔帳撕下一半來，夏逢霖鋸齒刀也把這半邊幔帳砍下來，趕到往裏一竄下來，這後面的人已經跟蹤撲到，夏逢霖一蹶腳，恨聲道：「終歸被他們逃走了。」

此時這黃幔帳裏面，空澗澗任什麼人沒有了，閃電手曾霄略一注視之下，他往迎面那座雲床一縱身，伸手把旁邊石牀上掛着的，一張觀音大士的畫像，抓了下來，口中說着：「你們看，全是從這裏逃走的了。」果然在這張畫像後現出一個木門，可是木門上也用顏色塗得跟石牀一樣，夏逢霖在憤怒之下，趕過來照着這個小門一脚，哧的一聲，把小門踹開，他就往裏猛闖，閃電手曾霄伸手把夏逢霖抓住道：「你焉能這麼冒險，不要緊，他們逃不出手去，天妃宮四週已在包圍。」夏逢霖很着急的道：「妖黨們狡滑萬分，這種祕密道路，連藍小翠全不知道，非被他們走脫不可了。」

閃電手曾霄也不答話，他很快的把所帶的火摺子搵着了，往這小門中扔進去，口中更招呼着：「你們有火摺子的全搵着了。」俞平這時他已經闖到頭裏，住小門裏張望，口中招呼道：「我們趕快的追趕，這裏面沒有多大地方，匪黨們全逃出去了。」俞平頭一個竄進這個小門內，裏面只有丈餘長的一段夾道，往左轉過去，也就是四五步外，有另一個門戶，門已經半開着，這六個人順着前面這小門闖出來，眼前是一片黑暗的夾道，並且散佈着火藥的煙霧，神拳屠毓璋在招呼着大家說：「你們聽，前面似乎有動手的聲音，這裏面於我們可十分不利，隨時容易遭到暗算。」

此時夏逢霖等也聽到這段黑暗夾道子前面，有刀劍互碰的聲音，這般人立刻貼着兩邊伏身前進，俞平他伏着身軀，竄在頭裏，一點不差，在這段夾道出口處，有人在動着手，俞平一抖手中五雲抓，往前一縱身，口中在招呼着：「前面什麼人？」因為現在不得不开口招呼，恐怕誤傷了自己人，這時聽到夾道外有人答話道：「發話的可是俞平麼？快快來！」俞平

這時已經看到這個來道這外面有暗淡的燈光，這是靠着左邊的石壁上，點着一個石槽壁燈，冒着藍火，雖則燈光暗淡，可是能辨別出來道外一切形狀來，這裏正是藍小翠，他在對付着兩個匪黨。

八 力鬥羣魔

這兩個匪黨全把黑色的道裝脫去，全是一身短小的衣服，每人身上還有一個包裹，這兩個劍正在合力的在向小翠進攻，俞平他是頭一個撲過來，掌中的子母五雲抓抖起，照着一個匪徒頭上砸下來，俞平過來的勢子猛，這個匪徒他沒辨別清楚俞平的兵器，他用手中的劍往上一擋，這口劍竟被五雲抓捲住，俞平往回一振腕子，左腿往起一抬，脚尖已然踢中了他的手腕，這口劍被俞平奪出手來，掉在地上，可是這個匪徒身形輕快，他往前一縱身竄出去，口中在招呼着：「玉川趕緊走！」跟小翠正在動着手的正是那吳玉川，他也因為隨着俞平身後好幾條黑影撲過來，虛砍了一劍，往外猛一轉身，可是小翠脚下用力一點，一個烏龍出洞式，身隨劍走，這口劍追着吳玉川的身形，緊縱過來，這一劍已刺在他背上，這個吳玉川身形往前一倒，口中在喊着：「小翠，你就不念夫妻之情麼？」小翠身形往前一橫，口中在罵着：「誰和你是夫妻。」跟着唵嘛一劍，扎入吳玉川的胸口上，夏逢霖等全到了近前，小翠把劍往外一撇，自己不禁流下淚來。

閃電手會霄，神拳屠毓璋，也到了近前，看到小翠這種情形，屠毓璋忙問：「藍姑娘，這個妖黨是什麼人，你為什麼流淚？」小翠嘆息一聲道：「伯伯，這就是害我終身的萬惡賊

子吳玉川，我倒是有今天把他親手斬殺，老伯，不棄誤會，我決不是尚有夫妻之情，我只嘆息我命運之慘，老伯們趕快隨我走，眼前這就是他們逃走的祕密道路，我分明看見六七條黑影從旁邊夾道內完全竄向前面，大約他們全從這裏走了。」

夏逢霖，屠毓璋，曾晉，俞平，全緊隨着小翠往前竄過來，可是後面跟着又趕過一人來，正是蕭銘，他本是隨着這班人一同撲進主壇，可是他在夾道口那裏，看見一個匪黨，身形一掄，向旁邊一個很狹的夾道內竄出，蕭銘跟着追趕，可是這個匪黨他從這黑暗的夾道中竄出去，眼看着他走進另一石洞內，蕭銘再追趕進去，這個石洞內，另有一道門，已經關閉，門也堅固，無法破壞開，他順着石洞門出來，還想搜尋他出路時，聽到這邊說話的聲音，他緊追過來，會合一處。

屠毓璋等也認定萬不能在石洞裏再就攔下去，雖則王太冲等尚留在裏邊，好在這個祕密匪窟，匪黨們也無法放火焚燒，可是他們祕密的道路太多，裏邊又黑暗，現在這種情形下，妖黨決不敢在裏邊停留下去，此時反得要提防天妃宮四週地勢太多，他們很有脫逃的機會了，所以趕緊隨着小翠的身形，一直順着眼前這條長街緊追下來，仗着這班人身邊全帶着火摺子，俞平等全把火摺子揀着了，照着這條黑昏的道路，出來有四五丈遠，也辨別不出方向來，小翠趕緊竄到頭裏，他仔細思索之下，向俞平招呼着道：「俞師傅，這條道路我認得了，這是我當初入天妃洞所走過的地方。」小翠趕忙竄到頭裏，前面是漸走漸高，很快的到了出口處。

這裏門早已打開，洞口外黑沉沉，一片亂草，和小樹擋着洞門，小翠趕忙高聲喊嚷：「

楊松老師傅在外面麼？」他喊了這一聲，外面沒有答聲的，他把劍一揮，一發身，竄出洞口外，當初小翠和沙婆子從這裏進來時，分明是他們從外面把洞口封閉，趕情這羣妖黨們，他那一件事也帶着狡詐的手段，這個祕密的門戶，仍然照樣的能出入，小翠頭一個縱出來，用寶劍擦着洞口邊的亂草樹枝，眼前已經看得出，是有很多人從這裏逃出去，封閉洞口的草木已經全多半倒下去，一出洞口聽得一聲聲銅啞子在響着，這完全是辦案的，捕快們所用的急令。

屠毓璋會霄夏逢霖俞平蕭銘相繼竄出洞外，夏逢霖向俞平招呼着道：「俞平今夜若是再被這班妖黨逃出尼山，你這個表叔，可決不再活下去了。」俞平趕緊的把臂上的黃布標記往上提了提，略辨形跡之下，一縱身，已經竄到一個亂石堆上，向四下一張望，立刻招呼道：「表叔，靠天妃宮西北角一帶，可有兩處動着手了。」俞平剛喊了這句，離開四五丈遠，一片亂松林下，竄出一人，高聲招呼道：「發話的誰？」俞平一聽，是韓振彪的徒弟馮傑，他趕忙從上面縱下來，馮傑也撲奔過來，向俞平道：「你們從洞裏出來了，趕快的往西北角接應，那邊已經竄過好幾個妖黨去，想往黑水澗那邊逃，被擋住了。」神拳屠毓璋，趕忙向馮傑招呼道：「這裏有一個祕密的門戶，你們沒發現麼？怎麼東山澗這裏，只你一人。」馮傑忙答道：「屠老師放心，這裏有我們大班上下來的四位師傅把守住山澗一帶，出去十幾丈外，那片高崗子也有人，用火亮子分放開，這裏決沒竄過人來。」

這裏說話間，夏逢霖俞平爺兩個嗖嗖的一連幾個縱身，首先往西北角這邊撲過來，會霄却向屠毓璋招呼道：「那個妖道可十分厲害，外邊的人只有楊松老師傅能對付他，其餘的人

，可全不是敵手。」小翠也在招呼：「抱月峯前獵戶所住的房屋那裏，是誰在把守着，那可是一個祕密的道路。」屠毓璋道：「大班頭韓振彪，跟卜老師大約在那裏。」此時突然聽得偏着他們停身處的東北一帶，突起喊聲，蕭銘屠毓璋立刻往東北撲過來，曾霽因爲西北那一帶，究竟是誰在動着手，離得遠看不真切，他趕緊嗖嗖的一連幾個縱身，也向西北這邊撲過來，可是夏逢霖俞平已經頭裏竄過來，這裏趕情正是天龍八掌楊松，截住了兩個匪黨，一個就是妙清大師，跟那才從地道逃出來的岳小峯，戰在一處，這個妙清大師一口劍上下翻飛，岳小峯一口青鋼劍，也是招術非常的賊滑，天龍八掌楊松，此時把一身所學盡量施展出來，對付這二人，依然應付有餘，可是離開他們六七丈外，那邊有六七個人在翻翻滾滾混戰着。

夏逢霖向俞平招呼道：「那邊好像那個萬惡的沙婆子，楊老師足可以收拾這兩個狗男女，我們趕快上。」夏逢霖俞平緊縱身撲過來，這兩個人來得可恰好正是時候了，這裏一共是四個匪黨，以那沙婆子爲首，他帶領的是盧五，妙慧妙雲，現在和他們動手的是程虎，崔鵬，焦天龍，可是沙婆子此時他從洞中逃出來，他身上既多了一個包裹，更多了一條鐵拐杖，這個老妖婆，他此時有了這條趁手的兵器，如虎生翼，程虎一口鬼頭刀，焦天龍一條竹節鞭，崔鵬一口砍山刀，和這四個妖黨戰在一處，還仗着沒有多久的工夫，沙婆子也是才逃出來，可是這個盧五一口鬼頭刀，十分勇猛，程虎跟他拚在一處，兩人一樣的兵刃，功夫還不分上下，只是焦天龍對付沙婆子，一照面，就見上功夫的強弱來，沙婆子這條鐵拐杖，帶得霍霍生風，焦天龍一連兩次幾乎把竹節鞭震出了手，崔鵬一口砍山刀對付妙慧妙雲，他本來就沒有多純的功夫，才遞上招，只兩三個照面，崔鵬已經帶了傷，還仗着這個程虎他一刀把盧

五右肩頭削下一大片肉去，身軀栽倒，此時崔鵬也在負傷不能支持之下，程虎猛竄過來接應他，跟妙慧妙雲這雨口劍戰在一處。

可是此時焦天龍的竹節鞭，被沙婆子鐵拐杖，兜個正着，虎口全震裂了，竹節鞭被震出了手，焦天龍往外一縱身，這個沙婆子手黑心狠，身形飛縱起，鐵拐杖從後面猛砸下來，夏逢霖此時恰好撲過來，一眼看到焦天龍眼看着死在他鐵拐杖之下，他一個猛虎出洞式，雙足一頓，雙手捧刀，整迎着沙婆子往前頂的身形猛撲到，這口刀嗖的帶着一股子勁風，向沙婆子斜着帶肩砍下來，夏逢霖這麼下手，也是情勢緊急之下，無可如何，就是焦天龍逃不開沙婆子也得被劈成兩半。

可是這個老婆子這一拐杖砸下來，夏逢霖的人和刀一齊到，沙婆子啊了一聲，用足了力量，身形往左一甩，把鐵拐杖用足了力量，橫着往起一擡，噹哪一聲，夏逢霖的鋸齒刀正砍，在鐵拐杖上，響起一溜火星，沙婆子身形不是隨着往後撤得快，也得被刀頭把他右半邊臉砍上，他趕緊往後一撤身，夏逢霖明知道自己刀也砍崩了刃，現在是顧不得了，刀往下一沉，跟着腕子一用力向回一帶，身軀隨着一轉，一個怪鱗倒翻身，這口刀斜着又向沙婆子右肋上砍去，沙婆子口中喊着：「好孽障！」他身形也是從左往右一翻，鐵拐杖已經橫掃千鈞的反捲回來，反向夏逢霖擰腰砸來。

夏逢霖此時眼全紅了，完全得和他拚死，鋸齒刀二次砍空，身形往下一矮，往地上一撲，鐵拐杖從頭頂上掃過去，夏逢霖此時手底下有多大功夫，使用多大功夫，鐵拐杖一掃過去，肩頭一搥，身形已經長起來，掌中刀往外一顛，刀頭向沙婆子的左額角一點，這是一個鳳

點頭式，沙婆子也是氣昏了，他竟沒想到眼前是自己的要命冤家，更是天南苦心學藝七年，練出來的獨門功夫，這種刀法與衆不同，他拐杖掃空，往起一提，雙手握鐵拐往上一崩，可是夏逢霖的這口鋸齒刀，猛往回一抽招，嗖的一下，反往他鐵拐杖底下闖回來，刀頭照着他咽喉上便戮，沙婆子往後一擡身，鐵拐杖往下一沉，向刀頭上猛撞，可是夏逢霖一個盤龍疾轉，身形由左往後一個旋轉，刀上帶着風聲，橫着向沙婆子左肋上反砍過來，沙婆子喊了個「好」字，雙臂用足了力，他順勢把鐵拐杖微往起一提，用足了力，往外一擡，想把夏逢霖的鋸齒刀磕飛。

那知道夏逢霖已經使用開盤龍三轉，刀走連環，他這一手是上下三盤同時運用，刀往他左肋砍過去，容得沙婆子往外一崩，夏逢霖丹田氣一提，力量完全灌到右臂上，把撒出的右手鐵拐杖封空之下，呀的一聲，一擡身想往外縱，他要用倒打金鐘式，反甩鐵拐杖，但是今夜也算遇到了尅星，這種刀法却不容他再這麼施展了，夏逢霖刀往他右肋砍，是一個翻身式，可是刀明是遞到了，又是一個猛收式，一坐腕子，往回一帶刀柄，刀身正翻了個向，刀尾子向上，刀背向下，身隨刀進，一個烏龍出洞式，脚尖用力一點，沙婆子那還走得開，刀已經嘍啞一下，扎到他後背上，這一下子，沙婆子一聲怪叫，往前竄出去。

可是他這條鐵拐杖，在他中傷的一剎那，依然反甩過來，嘯的一聲，斜着擦在夏逢霖的刀刃上，這口刀被蕩起，夏逢霖的虎口也幾乎震裂，可是沙婆子已經摔到一堆亂石上，在他摔出去的同時，這邊也是發出慘叫，正是俞平一條子母五雲抓，已經得了手，把那妙慧妙雲

一個當時廢命，一個被五雲抓抓傷了右膀，倒在石坡上，俞平動着手，就注意到表叔夏逢霖這邊，正好沙婆子在倒下去，夏逢霖的虎口被震得疼痛，略一遲頓，俞平一縱身竄過來，他這一五雲抓，整個的罩在沙婆子的頭上，二次慘叫聲中，俞平把五雲抓是猛力一帶，這個老怪物死得可夠慘了，整個的後腦蓋子，被五雲抓掀下，俞平把五雲抓一抖，把上面的血肉甩下去，趕忙到了夏逢霖的面前，哭聲說道：「表叔，咱們可報了仇了，表叔你可是受傷了麼？」夏逢霖此時緩了緩，虎口的疼痛已減，向俞平道：「俞平，咱們還要搜尋那沙玉嬌，不能叫他逃出手去。」

此時抬頭往東北張望，只見現在四下裏凡是高的地方，全有火把在燃燒着，可是露東北角，貼着抱月樓附近，一片喊殺之聲，此時再看那天龍八掌楊松，只見他也是往正東那邊如飛的追下去，那個聶小峯，已經陳尸在坡上，被楊松震死，那個妙清大師似乎又逃出手去了，不只於這妙清大師逃出去，楊松還幾乎毀在他手內，這個妙清大師鄧五姑，他是那天妃聖母柳雲娘最得意的徒弟，他們此次從洞中祕道是分頭逃竄，這班妖黨們，平時也就預備到，萬一有意外變故發生，他們已經預備了三處祕密的道路。

這個妙清大師跟聶小峯沙婆子等，全是一道逃出來的，他們出了天妃宮的祕密門戶，全是往後山竄，因為這一帶容易脫身，這就叫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雖則這裏已經佈置下一班人，當時他們若不是各自要把重要的東西全帶走，恐怕也不易捕捉他們了，可是稍一耽擱，追的人也趕到了，堵截的人也發覺他們逃竄出來，楊松截住了鄧五姑聶小峯，他雖則是一雙肉掌，對付這兩口利劍，可是這個老武師究竟是武林中傑出的人材，天龍八掌尤其是武林中

絕技，所以鄧五姑聶小峯雖然十分勇猛，劍術上全是那麼賊滑凶狠，可是天龍八掌楊松，這種掌法施展開，這兩口劍立刻相形見拙，只四五招的工夫，聶小峯已經迎被楊松的掌風掃傷了肩背，楊松在這種時候，也不敢惡戰，是急於取勝。

正好這兩口劍一左一右，齊往他身上撲到，楊松是故意的賣破綻，容得這兩人的劍招完全撤出來，楊松一個金龍抖甲式，身形猛撤出去，一個黃龍轉身，身形條然向左一翻，一個龍龍伸腰式，雙掌抖出去，把聶小峯整個的身軀打出丈餘遠，摔了個腦漿迸裂，可是鄧五姑一劍砍空，身形一翻，一個白鶴亮翅式，這口劍向楊松的左膀上反斬來，楊松把聶小峯打出去，眼角中看到鄧五姑的劍到，他趕忙肩頭往左一甩，一個潛龍升天式，身軀就這麼斜拔出去，這種招術使得真是絕妙，可也險到極處，身軀是正從他劍身上斜竄過去，往下一落，跟着往回一揚身，一個金龍盤柱式，雙臂向右一圈，反向鄧五姑的後膀上打過來，這一下子，鄧五姑劍甩出去，想翻身換式全來不及了，用力把身軀往前一聳，往外一縱，就這樣被楊松的掌風掃了一下，可是他身軀往前一攔，突然暴喊聲：「打！」這一來，楊松不得不縮身閃避，那知鄧五姑竟是詐語，他趁式的竟往正東竄出去，楊松憤怒之下，喊聲：「妖婦，你還想那裏走！」一聳身，猛往前竄過來。

鄧五姑他二次也往前縱出去，這次他一翻身，口中喊了個「打」字，這還仗着天龍八掌楊松是個久經大敵的人物，動手是虛實莫測，自己身形往前縱，兩眼就注意他的動作，此時這鄧五姑一斜身，右手一揚，叭的一下，楊松啊的一聲，只見五點銀星向自己身上打過來，楊松腳底下用足了力，全身向後一倒，雙臂趁勢向後一揚，身軀是倒縱出去，這種「倒趕千

層浪」的式子，雖則施展的這麼巧妙，可是鄧五姑打出這種暗器，十分厲害，是一箇梅花釘，就這樣楊松的左腿肚子旁，被打中了一釘，身軀已經倒縱出丈餘遠，往下一落，往右一翻，把倒栽的身軀換過式來，向右竄出丈餘遠。

九 惡貫滿盈

楊松一咬牙，把腿肚子上這枝梅花釘拔了下來，此那鄧五姑可一直的往東竄出去，楊松自己覺着傷處還能挺得住，一聳身，仍往東撲過來，可是抖手把這枝梅花釘向鄧五姑打去，這個妖婦身形輕快，縱躍的功夫，實非一班江湖道可比，楊松論起輕身術來，可不致於追不上他，究竟左腿受傷，力量減了三分，梅花釘打出去，已被鄧五姑閃開，可是楊松跟着也把亮銀鏢發出，身形緊縱，「打」字出口，連環鏢，雙鏢齊發，追着他的後影子打去，此時那個鄧五姑已經撲奔前面一片樹林，楊松的雙鏢打出，這鄧五姑身形一幌，分明是他已經受了傷，不過傷痕不重，可是這一略停，楊松一個飛鳥投林式，猛撲上來，鄧五姑雖然身形縱起，可是楊松隨着鏢，人也到了，一個「龍探爪」式，向他背上就擊。

此時突然從樹林子旁邊竄出兩條黑影，內中一個一個旱地拔葱，猛從那邊縱起，往鄧五姑的身旁一落，一口利劍，照着楊松的右臂上劈下來，口中更在喊着：「五兒，只管走，我收拾這孽障。」楊松這條右臂幾乎被砍傷，這來的趕情正是個天妃聖母柳雲娘，楊松抽招換式，和柳雲娘這口劍戰在一處，可是眼角中分明看到除去鄧五姑竄進樹林，還有一個高大身軀的也向樹後縱去，夏逢霖命平身形撲得疾，已經跟蹤趕到，程虎他因為焦天龍虎口已傷，

叫雀鵬照顧着焦天龍，先退向廟牆後，他也跟着夏逢霖俞平的后蹤趕過來。

楊松一邊動着手，却在招呼：「夏師弟，大約那妖道往樹林後逃去，你們趕緊追，別叫他越過東山澗。」夏逢霖此時可看到動手的是柳雲娘，這是極厲害的人物，正好程虎也趕到，夏逢霖遂招呼俞平程虎幫助着楊松老師捉拿這個妖婦，我去追趕那妖道。」夏逢霖提着鋸齒刀，順着樹林後轉過來，果然有兩條黑影一直的撲奔東北的一片亂山頭，如飛逃下去，夏逢霖厲聲喝喊：「妖道，今夜叫你插翅難飛，你還想往那裏走！」埋伏在樹林中的馮傑，他也竄出來，想幫同追趕，夏逢霖趕緊向他招呼道：「馮傑，趕快向守東山澗的人遞信，叫他們把守住了，妖道可竄過來了。」

馮傑他趕緊一連吹起幾聲銅哨，呼應防守東山澗的人，嚴厲把守，此時這東山澗一帶，順着山澗對面火把是一時比一時多，連馮傑全莫明其妙，不知是那裏來的這麼多人了，順着山澗那邊，隔開兩三丈，就有一支火把的光亮，一直的向北順着山澗的式子高低起伏，看情形總有好幾十人，在馮傑緊急銅哨狂吹之下，那一帶更發出一片喊聲：「守住了哇，別叫妖黨逃走一個。」這種聲音一遞一聲的，再加上火把的光，還不住的移動着，真是聲勢驚人，這一來，倒真有了用，逃走的妖黨竟不敢往東山澗那邊竄了，任憑他如何胆大猖狂，在這種情勢下，究竟是賊人胆虛，前面這兩條黑影，緊往前竄，夏逢霖是奮力緊追，順着這條東山澗，他們一直地向北逃，這可正是撲奔抱月峯的轉角處，離着抱月峯這邊還有四五丈遠，前面銅哨子連響了兩聲，立刻從山洞邊竄出四個人，各擺手中兵刃，高聲喝喊：「妖黨們還想往那裏逃！」這四個人在喊聲中，已把三陽道洞岳鳴喬，鄧五姑阻擋住，用兵刃往上包圍。

這來的正是兗州府大班頭韓振彪，跟嘉祥捕快趙遠堂，汶上捕快于信忠，金鄉捕快馮兆祥；他們這四個人奮勇往上一圍，夏逢霖跟着從後面也趕到，這一動手可真是一場凶殺狠鬥，這個三陽道祖岳鳴霄，他從洞中逃出來，不止於把他收藏的一包裹珍寶帶出來，並且把他他那趁手的兵刃，太極圖也帶出來，他這對兵刃十分厲害，韓振彪等這四個人雖則奮勇地向上猛撲，可是岳鳴霄這對太極圖招術一施展開，就叫你進不了身，何況那個鄧五姑此時也是拚命動手，一交上手金鄉捕快馮兆祥，他一對手叉子已被岳鳴霄太極圖磕飛了一隻，夏逢霖趕緊往上一縱身，掄刀向岳鳴霄便剗。

夏逢霖看出這一般捕快們，恐怕全不是這妖道的敵手，自己口中高喊：「把這妖道交給我收拾，你們把那個妖婦圍住了，不要叫他再逃出手去。」此時金鄉捕快馮兆祥，汶上捕快于信忠，一條練子槍，一把手叉子，把鄧五姑圍住，拚命的廝殺，夏逢霖此時把刀法，盡量施展開，對付這個岳鳴霄，但是兩下裏也只打個平手，尤其是夏逢霖方才對付沙婆子虎口被震了一下，現在無形中威力大減，再遇上這個勁敵，工夫一大，立刻刀法散亂，韓振彪此時跟趙遠堂雖則合力來對付這個妖道，可是趙遠堂韓振彪身上全帶了傷，尤其是他這對太極圖，是一對重兵器，只要被他碰上，就得骨斷筋折。

此時夏逢霖刀法上的力量已卸，趙遠堂跟韓振彪兩人，也同樣的筋疲力盡，這時三陽道祖岳鳴霄，他這對太極圖使用了一手「狂風掃落葉」式，身形隨着這對太極圖一個盤旋，韓振彪，趙遠堂同時的身形往後倒縱，夏逢霖可是運足了腕力，一個「鳳凰展翅」式，斜身甩刀向他太極圖砍下去，「噠」的一聲，刀頭倒是砍在了他右手太極圖的柄上，可是岳鳴霄他

這隻太極圖撒回去，身形向前一聳，往前縱出去，韓振彪正是一個斜身閃避，這一下正被岳鳴霄右手的太極圖擦在了他的後膀上，韓振彪身軀被打出去六七尺，「砰」的一聲，摔在亂石坡上。

趙遠堂只好縱身竄過去，先把韓振彪掙起，順着抱月峯前往西退下去，那個鄧五姑他此時更把子信忠刺傷，身形猛往外一竄，向抱月峯轉角下猛竄過去，馮兆祥趕緊狂吹着氣管，呼應自己的人，往這邊接應，可是這個鄧五姑他用狡詐的手段，輕快的身形，利用這抱月峯角叢雜的荒草野樹，很快的身形隱去，此時這裏只剩岳鳴霄跟夏逢霖拚命的動着手。

夏逢霖此時雖則咬着牙拚命的對付他這太極圖，可是這個妖道越殺越勇，這對太極圖，上下翻飛，如同疾風暴雨，夏逢霖身上全見了汗，但是自己絕不肯逃，也不肯退，就在這時突然從西北那邊一片亂林中，嗖嗖地竄過一條黑影來，身形那麼輕快，這條黑影眨眼間已到近前，却聽得暴喊着：「道祖！你還不收拾這個惡人，暫時離開尼山等什麼？」喊聲發出，人已經撲到，這一來，夏逢霖已經到了最危險的一刹那。

這個老怪物一撲上來，他向夏逢霖的身後一落，雙掌一抖，向夏逢霖的背上打來，夏逢霖是剛剛閃避開岳鳴霄的太極圖，這來的是狄阿婆，這個老怪物手底下非常厲害，雙掌打出來，帶着風聲，夏逢霖趕緊往左一擋身，就這樣左肩頭被他左掌掃了一下，夏逢霖身形一搖，幾乎被他這一掌打倒了，掌中的鋸齒刀往回一翻，向狄阿婆左肩頭下擦去，可是岳鳴霄的太極圖，已經照着夏逢霖的背上灑下來，夏逢霖再想閃避，已經來不及了，就在這剎那間，突然從西邊猛竄過一人，一對判官筆往岳鳴霄的雙鬚下「噹」的一聲，刷個正着，把雙鬚震

起，這一來把夏逢霖算救了，自己把身形竄出去，才看出來的是老武師卜兆祥。

他此時這一對判官筆，崩，碰，點，打，上下翻飛，這位老武師趕到他看出眼前這兩個妖黨，全是天妃宮主要人物，卜兆祥他把一身本領盡量施展出來，夏逢霖單獨對付狄阿婆，可是任憑卜兆祥判官筆上的本領全施展出來，也不是這個岳鳴霄的敵手，兩下動手只六七招，這個岳鳴霄他掌中的太極圖，一個偷天換日的招術，竟把卜兆祥判官雙筆震出了手，虎口也震傷。

卜兆祥此時只有往抱月峯轉角這裏，猛一縱身，向那裏逃過來，可是岳鳴霄他那肯放鬆，跟着一個「猛虎出洞」式，太極雙圖從左往上一揚，身形縱起，向卜兆祥背後緊撲過來，口中在喊着：「道祖慈悲你！」他這對太極圖，照着卜兆祥的後腦雙圖齊下，碰了下來，卜兆祥此時身軀雖則竄過來，可是這一帶亂石起伏，他往這邊一落，腳底下登滑了，「嘩啦」的一響，身軀往前一栽，眼看着雙圖一落，卜兆祥就算送了命。

可是就在岳鳴霄腳往這邊一落，雙圖往下碰的一剎那，從這抱月峯角上面，悠悠的飛下一塊斗大的石頭，這個岳鳴霄他頭往下低着，趕到覺出頭頂上的風聲，他抬頭提雙圖往上一擋，已經來不及了，這個大石塊是整碰在他面門上，「砰」的一聲，血花四濺，一聲慘叫，身軀向後倒去，這個萬惡東西死得也夠慘的，頭骨全給他碰碎了，那個卜兆祥此時挺身躍起，也嚇得魂飛天外，自己趕緊抬頭往上招呼：「什麼人？救我卜兆祥不死。」可是上面並沒有答聲，卜兆祥此時兩手受傷，自己連招呼了三遍，抱月峯上絕沒有人答應，此時夏逢霖那裏對付狄阿婆，又已經到了危急的一剎那，可是接應已經到了。

閃電手曾霄，神拳屠毓璋，袁雙貴，陸蛟，曾淑梅，全猛撲過來，往上一圍，曾霄更招呼着：「夏老師你趕緊退。」因爲他已經看出夏逢霖刀法散亂，夏逢霖趕緊撤身退下來，這般人往上一圍，這個狄阿婆可走不脫了，屠毓璋以少林派的嫡傳十八羅漢手，閃電手曾霄以劈掛掌，來對付這個狄阿婆，更有袁雙貴一條桿棒，陸蛟一條七節鞭，伺隙進攻，任憑狄阿婆本領如何高強，他可再難對付這一般武林能手了，那個閃電手曾霄一個「葉底偷桃」式，左掌穿出來，打在了狄阿婆的左臂上，他身軀向右一竄，屠毓璋以「挽弓開箭」式，這一掌正打在狄阿婆的後背上，身軀被震出去，頭一個袁雙貴的桿棒，碰在他左肩頭上，陸蛟七節鞭，曾淑梅的青鋼劍，也全遞到了，這一下子狄阿婆已經落個橫尸澗邊，這是大快人心的事，卜兆祥也從抱月峯下過來，跟大家聚在一處，袁雙貴趕忙問：「師父你受傷了麼？」卜兆祥道：「我不過是虎口被震，這兩個萬惡的妖黨，已經伏誅，可是方才我守在抱月峯前，獵戶們所住的那兩間木屋旁，那裏正是他從天妃宮逃出來的一條道路，可是在方才從裏面逃出來的四個匪黨，是兩男兩女，在他們臨出來時，更聽到他們在祕密門戶內，說得很清楚，他們四個人，只要能脫身走開，定能夠越過黑水澗，那知道當時又受了妖黨的騙，所逃出來的，一個叫王阿七，一個叫齊雲，兩個道姑，一個是妙玄，一個是妙霖，他們趕情也被人利用，這四個妖黨一出祕密門戶，就被我們收拾了，趕情沙婆子那個女兒沙玉嬌，他竟利用這四個人作替死鬼，他隨後竟從那裏逃出來，我跟蹤趕到這裏，正趕上夏老師情勢緊急，我也受了傷，現在請你們趕緊搜索，這萬惡的東西，不要叫他再走脫了。」

跟着楊松俞平也從山澗南邊趕過來，那個天妃聖母柳雲娘已經被擒，這般人聚在一處，

現在要搜索逃走的那個鄧玉姑，和沙婆子的女兒沙玉嬌，這兩個人無論如何不能叫他走脫了，這般人順着山澗邊飛奔天妃宮這一帶，屠毓璋更招呼着：「守在東山澗的馮傑，叫他招呼着東山頭一帶所有執火把人，趕緊往這裏圍過來仔細搜索。」他們走得很快，剛從這段高坡上，往天妃宮的後廳搜尋時，忽然雙刀秦玉從後面趕過來，他招呼着道：「老師父快來，藍姑娘受傷了。」這一般人一聽，趕緊地轉身如飛向抱月峯前趕過來，一邊走着，一邊問秦玉在那裏，秦玉答道：「就在岳鳴霄狄婆子死的那段山澗邊。」

這時曾淑梅命平竄到頭裏，只見靠着抱月峯下草地上躺着一人，可是旁邊蹲着一個一身綠草的怪人，帶着哭聲，正在述說着，大家已經圍到近前，已經有三四個人全把火摺子抖開，這才看出藍小翠胸前一片血漬，可是旁邊倒着一個正是那個萬惡的沙玉嬌，已經被礮得骨斷筋折，全身是血，連肚腸子全流出來，只有頭面沒有傷，辨別出是他這個萬惡的東西來，這個怪人挺身站起，大家道才看出這人全是用綠草綁紮，頭上也是用綠草編成一個帽子，只露出兩眼來，此時他才把頭上的這個帽子掀下來，扔在地上，趕情是一個年青壯漢，生得粗眉大眼，軀幹雄壯，不過滿臉帶着一層泥土綠苔，夏逢霖忽然想起，這就是抱月峯腰那個怪人了。

夏逢霖趕緊伸手抓住他的胳膊，招呼道：「朋友，你前天晚間救了我，現在你更救了藍姑娘，朋友！，你是什麼人？隱身在這種危險的地方。」卜兆祥也驚呼道：「救我卜兆祥，礮死岳鳴霄也就是你了！」此時藍小翠已經被曾淑梅扶着坐起，他的傷實不輕，血流得太多，可還不致斃命，他已經在招呼道：「老師父們，你們誰也不會認得他，連我也想不到，他

會隱藏這裏，爲舊日慘死的主人復仇，他名叫王虎，他真是我藍小翠至死難忘的恩人了。」曾霄，屠毓璋等，大致全知道小翠的一生慘痛，尤其對於這個王虎佩服萬分，全向前拉住他的手，齊聲說道：「你真是江湖上有肝胆有義氣，不怕死忍受着萬般苦惱，爲舊日的主人復仇，我們願意和你結爲生死之交。」

王虎却流着淚道：「老師父們，當年的事，這個淫毒母女，手段的狠辣，凡是稍有血性的人，不會忘了他，我王虎居然有親手弄死這個東西的日子，我總算沒白盼了這些年。」神拳屠毓璋等全在關心着藍小翠的傷勢，這個可憐的姑娘，含冤忍辱這麼些年，眞要是再把他毀了，太叫人痛心了，趕緊的俯身查看，好在曾淑梅已經把自己外面一件衣服撕開，把他左肩頭胸前完全給包紮好了，不叫血再往外流。

十 除暴安良

閃電手曾霄道：「淑梅，你小心着把藍姑娘搭進天妃宮，好趕緊的給他把傷口敷上藥，以免危險。」這兩個老頭子幫着把藍小翠架起來，因爲他胸口上也有傷，淑梅揹着他，屠毓璋曾霄左右架着，一直奔天妃宮，現在這班妖黨算肅清了，只逃走了妙清大師鄧五姑，和幾個不重要的匪黨，趕情藍小翠這次冒險，在這後山分頭追趕逃出來的一班妖黨，小翠始終沒再看到這個萬惡的沙玉嬌，他在幾處動手的人附近看了眼，他一直是撲奔抱月峯下，他知道這裏有人守護，決不會叫妖黨們走脫了，可是小翠到這裏時，卜兆祥，雙刀秦玉，帶着兩名精快埋伏在木屋旁。

這個萬惡的沙玉嬌，他到了什麼時候，總是用那種陰謀狡詐，對付任何人，也沒有真心，隨他逃出來的四個匪黨，全算是受了他的騙，他明知道天妃宮已到了瓦解冰消之時，從這個地道竄出來決不會走脫，可是他竟在臨出地道口時，故意的使詐語，眼前明明連他一共是五個人，他却在地道口故意的說：「這個祕密道路，幸喜沒被他們發覺，我們四個人出去後，千萬的一直撲奔黑水澗，越過黑水澗，就算逃脫了，再跟道祖聚合，報仇雪恨，就在眼前，跟着他遂指揮這四個人一同竄出這木屋後牆的假門戶，果然卜兆祥等撲上來動手，把這兩男兩女完全捕獲；沙玉嬌遂悄悄的從後面竄出來，從後面草棵子裏，一直的向西北逃下去。他可不想真個越過黑水澗，他是想在附近找一個隱祕的地方潛伏下去，他知道不到天亮，反不容易脫身，可是卜兆祥立刻向被擒的妙霧妙霧身上追問口供，地道中還有什麼人，現在他們全是怕死貪生，很爽快的說出沙玉嬌也是跟他們一同逃出來的，卜兆祥這才帶着雙刀秦玉向後面搜索追趕，沙玉嬌他也是聰明反被聰明誤，此時後山這邊因為聽到前面集合的號令，凡是掌火把的全從四週圍攏，以便搜索深草樹木容易藏人的地方。

沙玉嬌他看到前後要被堵截，用聲東擊西之法，往東山澗這邊竄了一段，把卜兆祥誘得追了過去，他反退回來，緊貼到往抱月峯下面竄過來，這也是冤家路窄，藍小翠這時提着劍往這邊搜索過來，此時會淑梅，陸蛟也從這邊趕過來查看，藍小翠到了這個祕密的地道口，看到這裏有被擒的人，他也問出沙玉嬌是從這裏脫身走開的，小翠一相度形勢下，見這一帶除了天妃宮那邊從抱月峯西和黑水澗以及東山澗，全有火把光照着，吶喊着殺聲，小翠就招呼着淑梅陸蛟，叫他二人從抱月峯的西南角仔細的搜索，他自己從當中這一段沿着山峯的根底

下往東轉過來，這個沙玉嬌正隱身在抱月峯下離地丈餘處一個可以停身的地方，更有幾棵小樹杈子掩蔽着身軀，小翠是不會看到他，這也是沙玉嬌惡貫滿盈，現在已經判明藍小翠安心勾結外人，覆滅一心道。

他此時看到小翠從山峯下轉過來，惡念陡生，他悄悄的從上面竄下來，往前一縱身，雙手捧劍，一聲不響，縱起身來，照着小翠後腦上劈下來，在這種地方藍小翠也是時時在提防着，沒逃走的妖黨們，隨時下手暗算自己這班人，他忽然覺得背後一股子勁風撲到，他趕忙從右往後一轉身，把手中劍往後一撩，可是擋不開了，沙玉嬌是安心下毒手，他力量用足了，噹的一聲，把小翠的劍砸下來，他這口劍斜着在小翠的左肩頭和胸前劈中了，這還仗着小翠的劍擋了一下，若不然非被他一劍把胸口劈開，小翠哎喲一聲，把劍往外一甩，身形往外一竄，摔倒在抱月峯的轉角下。

可是那沙玉嬌他二次往前縱身，他就恐怕藍小翠沒死在他劍下，二次下手，就在他身形往這邊一落，突然在峯腰上面，一聲暴喊，「啊」的一聲怪叫，隨着這暴聲，沙玉嬌再想閃避，可是上面這個人已經下來，看不出是一個人來，好像從峯腰上滾下一捆綠草，沙玉嬌再想縱身，「噹」的一下，自己的劍已經出了手，擋身往後竄，耳中聽得這人喊聲：「你還想往那兒走。」砰的一下，沙玉嬌後背上已經挨了一青銅鑼，這一下子就把他打得摔出丈餘外，身軀滾在亂石坡上，掙扎着還想逃。

這個一身綠草的人，已經二次竄過來，一對青銅鑼，往沙玉嬌的胸前一戳，厲聲招呼道：「萬惡的淫婦，老子叫你死個明白，你認識認識老子是何如人，你作孽也不會想到死在我

手中，你要仔細認認我是誰。」沙玉嬌已經被打得受了重傷，他那會認得出來，只哀求着饒命，可是這個人却用青銅鋼往下用力的一按，沙玉嬌怪叫着，這個人恨聲說道：「爽快告訴你，老子就是李家渡沒殺死你，逃亡在外這麼些年，我要爲姓藍的父子報仇，老子就是王虎。」

沙玉嬌還在喊着：「你是王虎，你不要屈枉好人，我沒害他們。」這個王虎，把雙劍一帶，高聲招呼：「小翠姑娘，我給你爹爹報仇。」他雙劍齊下，砰砰的一連就是六七下，把個沙玉嬌砸得肚破腸流，他這才趕緊的去救護藍小翠。這個王虎，他當年追隨着藍大勇等，他已經清清楚楚知道了藍大勇跟藍三秀全是被這淫毒婦人害死，他在李家渡下手殺他，自己幾乎送了命，小翠幫助他脫身逃走，這些年來，流落在江湖上，他在河南地面，竟遇到一位老武師侯遠峯，是個鋪場子教徒弟，軟硬功夫名手，王虎在這位侯老師那裏一住五年，自己竟練得一身很硬的功夫，他是抱定了志願要訪尋沙婆子母女，爲藍三秀藍大勇復仇，救小翠出虎口。

趕到他輾轉到了山東地面，正是天妃宮猖獗之時，王虎他有一天竟在山邊看見了聶小峯，他知道這班人是落在這了，並且原本就是走江湖賣藝出身，不過這班妖黨行蹤詭秘，天妃宮勢力是一天比一天大，妖黨們一天比一天多，他更探聽出在川瀆一帶，沙婆子舊日一班妖黨們全來到北方，在尼山開壇佈道，風聲是一天比一天厲害，王虎因爲自己一露面，那個沙婆子母女，聶小峯等全認識自己，他只有暗中下手，並且不知道小翠是否還活在世上，這是他最關心的事，所以自己遂在尼山後面，要找尋自己安身之處，探明白這班妖黨的力量，好

暗中下手。

他竟是看中了這個抱月峯，是個極好的所在，任何人也不會注意有人敢在這上面停留，這個王虎也算是咬定了牙，他把自己裝扮成了一個怪物一般，他就在峯腰上面，停留下來，整整一兩個月的工夫，他已經看明這個後山祕密的道路，就是這個獵戶住的木房子，因為他屢次發現不同樣的人從這裏出現，他一連兩次貼近天妃宮，但是始終闖不進去，因為他輕身術始終是沒練出來，這時他已經發覺後山有人潛伏活動，他整天整夜這麼監視着，很容易判明，夏逢霖在黑水澗來尋找俞平，逃上抱月峯，也就是王虎幫了他的忙，他是注意到沙婆子母女，別的人他不管，他還真沒想到突然發動，趕到抄山的人一動了手，他一看到這種聲勢，暗中慶幸，他在抱月峯是專查看沙婆子母女，可是他不知道另有道路。沙婆子等全是從其他的兩個祕密門戶竄出來，已被堵截，一處處的動手拚鬥，四外喊殺連天，恰好自己所盼的人全看到眼中，他這才突然撲下來，救了小翠，殲死沙玉嬌。

此時一班人回到天妃宮，大班頭韓振彪也趕到，楊松等向他問，更山澗一帶怎麼忽然出事了這麼多火把，可是說話間馮傑已經領進四個人來，趕情正是泗水縣大班頭盧大勇，帶着三個幫手，他們從修英妙珠被擄劫走，修英的妻子被殺，房子被燒，趕到衙門人得到信息，人已經全走了，縣官方維廉十分震怒，立刻叫大班頭盧大勇率領着八十名城守營，連夜趕奔尼山，無論如何，叫他們下手勦辦，可是他們趕到時，這裏正好是動了手，所以一班妖黨只逃出有限的幾個人去，全數落網，現在把被擒獲的押進天妃宮。

韓振彪打發手下伙計們，飛馬趕奔兖州府報告，一面更請曲阜縣縣官到尼山親自處理，

這時把洞中王太冲月娥姑娘，佟英劉春，全接到天妃宮內，前後山可是仍然由泗水縣官兵分佈把守，妖黨們所死的尸身，也不叫動，生擒的人，嚴密的監視住，這一來附近一帶就轟動了，韓振彪早派人把山口把守住，一個閑人不許擅自闖入，這裏大家先忙着救治受傷的人，捕快們也有好幾個帶傷的，全是暫時紮裹敷藥，這位曲阜縣的縣太爺邱鳳岐，一得到這種信息，他就吓壞了，知道自己這份前程算是送掉，在天亮時，他首先趕到，可是韓振彪和楊松等早早的商量好，只准他查勘記錄，什麼也不准他動，這就仗着有韓振彪敢跟他較這個勁，因為明知道他也使不出什麼手段了。

到了晚半天，兗州府的府台，帶着一班隨員，全是騎着快馬趕到尼山，因為事情太大，人命太多，由韓振彪等引領着府台，把天妃宮所有犯法的一切建築，和那個烈火洞，所燒殘的枯骨，以及天妃宮所有一班妖黨的名單，完全清查好了，府台立刻令曲阜縣的縣官邱鳳岐，召集了三百名民夫，一齊動手，把後面天妃洞完全挑開，這種事一閃嚨開，連縣城的人，全到了尼山下來觀看，府台立刻召集所有曲阜縣的鄉村父老和縣城的神商，一共是八十多人，府台和縣官親自引領，叫他們把天妃宮，天妃洞，所有一切犯法的情形看個明白，更把那天妃聖母柳雲娘，妙露妙霧，盧五等一班被擒妖黨，叫他們親口述說一切罪狀，他們任憑如何狡滑，證據確鑿，被害的人，受傷的人，全擺在這，這一來，這些善男信女們，只有痛心自己的癡愚被騙，現在全看明白了，一心道完全是一個殺人的魔王，愚民驅財的邪教，府台叫曲阜縣安置善後，葬埋被燒死了的枯骨，和妖黨們的尸身，封閉天妃宮，把柳雲娘等押回兗州府，依法處治。

抄出來的財產和他們沒帶走的贓物，府台對於這一班出力的人員，全有獎勵，小翠是一個無家可歸的難女，王虎更是一個血心赤胆的人，府台主張叫小翠嫁給王虎，撥給他們幾十畝良田，叫他們就在曲阜落了戶，英修已成殘廢，蔣月娥也是無家可歸，由贓款項下撥了一筆錢，作他們爺兩個養生之費，天龍八掌楊松此番受盡了艱辛，終能夠爲山東省除此大害，府台對他師徒，也是一份極厚的獎勵，可是楊松師徒一塵不染，只請求府台撫恤濟南失蹤的工人，被難的家族，他却邀着夏逢霖俞平，跟隨他們師徒，一同回轉江南，師兄弟要爲自己門戶昂大，可是夏逢霖在跟着楊松到江南之後，後來却仍然起奔涓川壩，跟擒龍手李庸，海燕子石奇，去過着那漁家生活，暗裏却追隨他師徒，在天南一帶濟困扶危，以俠義的生涯，終了他一生。尼山劫全篇至此，就算完公結束。

(全篇完)

